



U 6
4064
23



門牌
4064
32-23

大事編年

景宗紀

五月十五日前府使鄭宇寬軍器寺前行刑誣案矣身托於世相家一日德修昌道在正植家招之曰吾輩事不可欺此令公主上甚難老論將盡死仍於正植櫝中出一封使傳世相重：紙裹以手捫之即丸藥其大如豆不過十餘八闕中傳給世相目授使回一日世相曰聽政事老論不為奉行將來必無遺種別圖備忘一張即為扈衛好矣

府啓

持平金弘錫啓願集弩籍事德修事不允司員鄭濬性類



蛇蝎情同鬼蜮平生伎倆毒正戕賢改紀之初投進一疏
憑籍宦獄欲售網打之計相琦之矯誣慈旨同一閔揆至
於四凶梅棘志述伏法皆以無君犯上之罪則崇豈不知
乃敢曰因何事端有甚罪惡顯斥以載籍之未聞繼曰臣
亦先朝旧物黜陟榮辱義無獨殊其意以殿下為無端斥
逐舊臣譏嘲怨對畧無顧忌北面殿下何敢乃爾請遠竄
依啓十六日趙正萬理鄭浩山柳尚徽遠竄
十七日金一觀堂峴前行刑誣案年三十九金昌道對門
居生正植宇寬相親受天紀指嗾圖為搜局之事昌道常
對矣身言他日論功宇寬為宣川府使吾為僉使

府啓 同二件事

器賊以逆魁之子為三手凶謀之主推戴其父情節狼籍
嗾弘述殺虎龍欲掩圖害國舅之事昌道結案非生手之
說顯有自當之意昌道招行藥事器之日吾非手生云扈衛之計又與賊集
相議請依喜賊例亟舉孥籍之典前叅議趙尚綱諂附賊
集濫叨華顯璿源錄修改時其父都正職名偽書同敦改
紀之後托於下鄉晝隱夜出踪跡陰秘送望亂招兩相待
命自請此機難得奔走老病大臣家勸其上劄如申鉞之
為一日之間七次往復雖不果諧為計危險趙洽被拿其
家抱巨萬財貨乘夜投八利其厚賂接置收箴請遠竄願

命之使北也請得六萬銀貨及其使還有着不用而封還
以禦將欲何用之人言今已三年無一金納官臣拓問該
吏以為商驛輩分排懸錄二晷後計吏還納事極痛駭按
簿查出刻期督捧諮議蔡之洪遜菴鄉曲庸瑣名稱未聞
諂附於盜名之相門濫屬宮僚請汰去谷城本以文武窠
徐行遠以李翔私人為翔申下陳疏建祠翔任晚成秉權
為翔効力者無不吹噓償功酬勞行遠其一也卑微瘼駭
得屬衣冠之列至差監造官出六年限已過以谷城三年
窠破格差送血一善狀貪贓不法餽遺竄逐諸凶吏民無
以支堪請削版內將李復淵凶集私人堂下極望越品通

擬曾經蔚珍貪贓剝割官備三馬餽送絡繹災結盡歸私
橐黃腸潛斫海運造屋餘村作版載來請削版不允五件
至末端事依啓

前訓將李弘述杖死刑五次辛丑秋李森以訓中謂有老
母自求為忠兵弘述辟柳就章而代之凶徒譁張之數日
內杖百五十又誘喝德修乘昏絕出一案使之強押以脅
弘述年七十六不撓曰受先朝厚恩備位卿列死無恨矣
吾豈誣服而求生耶初庚子大喪金忠獻為院相公瓌陣
於外號令甚嚴自院相左右之人皆不得入院相出旗使
許八公終不聽鏡黨不得通宦妾不能為奸忠獻得垂紳

正笏於百僚之上從容定策翼戴英廟豈非天哉李宜顯
曰持危定傾一心炯然則以大行而死殺氣蹶張而卒不
易辭則以震器而死陰謀秘計亘數十年未已則以三百
年祖宗鍾簾而死不但以一身一節死也

前修撰金氏澤杖死刑八次虎龍援以諸人言必補致仲
事必諮致仲云而辭氣不撓置對明白更嗾趙洽以為灰
金主張行藥拷掠之竟殞獄中臨沒裂衣袂作書訣家人
處置家事字畫無錯其遺季笈曰睦招外趙告一條徐忽
誣服此事在我尤寃惟自靖以死耳然國且亂矣我死何
傷願笈安身鄉里焉寧昌尤遠魂亦難往悲哉悲哉此書

謫以送覽可也聞者莫不悲之寧過凡雲澤之所謫也昌
城祖澤之所謫也

二十日士人金省行杖死刑九次省行祖昌集當國首相
主建儲大策協贊左右保全士流使情地權湊言議流通
者也必欲受誣供以實函言將為上及之詐先以私覲事
迫問威刑尤烈終不一言而下之又以洽招及虎龍更招
受武臣等銀貨圖代理備忘及摠局事鍛鍊之少不撓謂
府卒曰吾首一点則必以我為誣服繫我髮於後使不撓
終不屈而死時年二十七

二十一日前摠戎使李宇恒杖死○誣案年七十五在平

山峯李正植曰李器之出銀送世相自內周旋事間知不
即發告日變函言問答事遲晚

宮人白烈杖死刑五次望從妹請拿池烈身死久矣白烈
名同被拿酷刑不屈

鄭壽期疏趙持謙復享李師命追削睦來善復官還
寢事

正言鄭壽期疏亂逆醞釀之漸所由來遠矣益勲之兜房
密啓師命之伺上動靜其遺毒餘烈傳法相承作一命脉
小則為春澤重熾大則為昌集願命喜紀龍澤其初則出
於患得患失之謀而未乃馴致於不奪不厭之禍汙流湖

源一串貫來此所以首論益勲如故副學趙持謙故執義
韓恭東倡義抗奸受先朝特達之知為後來士類之標而
或因權凶變亂立撤祠院或因孽孫詐誣至使名臣有抱
誣之冤彼師命則願命輩勢成威立之後敢請伸復云
請趙持謙書院亟命復享韓恭東受誣事鎮商今方竄配
雖不加罪其書批中不正等字即為還叔以彰兩臣擊奸
之風師命所復官秩即為削奪以懲亂賊無君之惡李翔
盜竊儒名干證滯獄之狀昭載推案不齒人類只因其任
晚成之權力復官之不足至請致祭翔之復官亦宜追奪
也睦來善無母之罪可勝誅哉金吾因其孫天任上言請

復其官金吾堂上沈檀金重器柳重茂金一鏡推考還寢
來善復官之命荅所陳當戮心焉

証案

二十四日金克復堂現行刑○証案庚子五月有女病上
京要得扇柄往見李宇恒日中黑点非常之變問荅承款
前統制使李尚榘杖死刑五次金龍澤等所聚銀貨封裹
書平安兵營庫子名標居多拷掠備至尚榘年七十三慷
慨言曰受國厚恩老且死乃陷不測之科生亦何為第西
相銀貨出商賈暨其叔還不改封標自相交易此其旧例
也若暗地行貨謀為不軌何必使庫子書名標而着押署

印煩人耳目檀曰此則然矣吾亦稔知錫恒叱檀營護不
敢復言

鞠廳大臣三司請對

二十五日是日霜降右相崔錫恒禁堂檀一鏡重茂重器院師
尚府景說弼夢弘錫枝理柳弼垣李明誼承旨朴熙晉假
注書尹彙貞柳時模記事趙趾彬申致雲請對合啓曰三
手根柢專在聚銀檀則任尚吉之招全兵銀貨扇簡八送
宮人而德修曰推給世相憲則宇恒之子世濟其惡驪州
官穀所買錢六百兩先給世相民澤輩謀殺虎龍時受天
紀指揮往告弘述圖捉虎龍干係至重毫無可恕請仍囚

嚴刑依啓○師尚弼夢啓曰李宜顯黃龜河凶賊血黨賊
述和應宜顯世濟其惡龜河不學無識迫脅君父叔還成
命請遠竄墨世一業仍囚嚴刑並勿煩又啓曰尹慤出銀
一欸待洪哲人所供而處之請仍囚洪哲人虎龍上變有
梅花點之說且有六人以銀給白堊納池烈和藥行凶請
嚴刑得情並依啓錫恒啓龍虎初八凶謀中今上變諸賊承
欸伏法宗社賴安考例廢賞上曰唯

二十六日玄德明刑三次杖死○德明初逮捕廳庚子李
弘述欲捕妖人陸玄募善譏調者德明受命多方鉤迹之
玄隱於貴勢家乃微服候其出而執之大驚曰汝非可玄

德明乎吾其死矣蓋玄推其命知其死於玄德明乃以其
姓名其名以壓之故其言如此德明既以此被逮又以弘
述欲捕殺虎龍一欸德明必無不知之理屢日刑訊而不
服時弘述已死使其家人啗以利曰將帥已受禍不可苦
守死也德明奮然取筆書秋霜二字數十開口不言而死

延勅

二十八日上延勅于慕華館世宗隨駕○奉天承運皇帝
制曰朕惟云々爾姓諱乃朝鮮國王之弟身居貴介生長
文物之鄉質本冲和嫺習威儀之教維元昆方艱於嗣息
而同氣克協夫衆賢爰俞陳情之虔特責彛章之渥茲封

甫為朝鮮國王世宗於戲第道而兼子道彌敦孝友之誠事
兄則以事君務勵忠勤之節○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朕惟
父子相傳為國之大經兄第繼及一時之權道茲覽王奏
以抱疴日久嗣續維艱請封親第延初君諱建為世第情
辭懇迫朕勉從所請遣大臣齎封誥命封姓諱為朝鮮國
王世第並賜絲帛惟王勗第敦乃彛倫永懷忠順行本支
之休慶保宗社之安寧王如北叶謀祥吉占熊夢王其再
奏

頌教文王若曰托元良於介第慶溢宗枋降顯冊於小邦
恩決區宇一人有喜萬姓同休念我春宮夙彰玄德聰明
孝友天至奚但寡躬之深知儉恭日間實亦國人之
咸頌且有温文典學之美而兼特達成務之方茲因主器
之虞永托繼體之重向也嗣續漸晚幾軫寧考之深憂今
焉宗社有歸實賴列聖之隲臨民心所係名雖雖定於本
朝封典有常陳情敢縷於上國儼然皇華之邁降煥乎綸
綍之昭垂丹賚俱頒一、皆恩造獎勉兼厚萬、出尋常
縟儀新成盈庭動色而相賀休先彌著章士延頸而交欣
日輪為之增輝邦命從而永固寧斬需澤用侈洪私於乎
謹授精一之傳期萬世之重洽爰發澗汗之號與兆民而

更新大提學李
光佐製進

金弘錫疏斥趙泰者以禮退之

持平金弘錫疏曰獨怪夫領相欲為救解逆臣之罪至以
願命連在藥房為不知其子孫謀逆之訂安有子侄欲為
推戴而其父不知之理乎蓋賊臣泰采即大臣之從弟欲
減泰采之罪宜先緩願集之罪故求其說不得遽以在藥
院不知之說章甫陳達追想大臣當日之心徒知其有君
父不暇有同堂之誼矣時移事往此心漸弛公議私情交
戰于胸中卒至公不勝私轉輾至此噫既往之事已矣難
追惟此一私字為他日許多取敗之源雖然大臣之功何
可忘也臣謂將功續罪退之以禮使得省愆於私第勅勵

右揆使之盡心鞠事敦勉左相使之報先朝而忠階下云
云

趙泰者劄

領相趙泰者因納命召上疏告退曰今臣此行如不徑斃
於路中得以畢命於邱壑則微臣有遂初之幸聖朝有禮
退之美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云云○批曰臺言過當予已
知矣安心勿辭即為八采

李世德疏伸尹極父子

十一日修撰李世德疏曰頃年以來大慙執命羣奸同惡
罪狀臣亡師尹極父子窮凶極巧絕恃無倫始請毀板終

至追削臣心懷隱惻理難泯默瀝血叫閤終未上徹擊鼓
納供亦未感格至有島配之命三年瘴海縵命苟延日月
未回於覆盆弓劍遽遺於鼎湖臣誠廓然靡所告訴嗣服
之初首蒙疏釋臣師父子之禍始由於生存歿榮辱懸殊
忍獨何心揚之就列臣師父子之禍始由於時烈之齟齬
終成於昌集之擠陷而今則時烈之文稿已登霄覽妍醜
真偽莫逃淵鑑而昌集輩又為時烈護法傳神今其罪逆
不但安石之一再傳而為呂蔡也元祐諸賢受誣於呂蔡
逮呂蔡伏法之後甄復無礙此輩罪惡有浮呂蔡則臣師
父子之被誣亦宜疏釋

府啓請鞠李晚成柳就章竄李廷燝

十五日持平李基聖啓曰李晚成柳就章無所共知於凶
逆則其何以甘受凶賊之指揮亦何以受凶賊之信任其
爛漫相議締結和應之狀的然難掩請速竄罪人李晚成
定配罪人柳就章拿鞠嚴問門黜罪人李廷燝為人妖惡
處事鄙悖曾在嶺郵其父相休亦以郵官身死任所則補
以賻儀勒加叔斂兩郵卒至今怨罵崇之祖墳在公州
穴短地窄崇之諸父以葬近祖墓為戎廷燝徒生山慾牢
諱葬日潛自偷葬毀砌逼墳使其父兄皆不得臨穴豈有
如此悖倫無識之人請速竄

府院啓論李壽民沈檀奏請副使書狀

十九日獻納李巨源啓李壽民國恤之初托以都監所納軍木三百同使私人領納去處不明請拿鞫依啓來善之得死牖下幸矣沈檀亦是先后臣子有何容議於推恕之典而既不嚴塞故元楨者繼起未聞防啓如此不已懲黷輩亦將生心豈不大可寒心請沈檀罷職不允正言鄭楷啓咨文撰進敢以痿弱二字肆然加之聖躬及其與彼人問荅痿疾媵屬等語白地粧撰厚誣君父奏請副使尹陽來書狀俞拓基極邊圍置依啓○尹陽來甲山俞拓基東萊圍籬安置

權益寬疏

論外影諸人及洪義人趙聖復任啟朴奎瑞

二十一日副校理權益寬疏曰先朝大臣世家舊族締結宦妾圖為不軌情節凶慘氣勢張大凶圖未逞急變先上妖腰亂領取次伏法而究問按治失之太寬致有吞舟之漏網悉絕當律無俾易種於覆載之間廢黜之事隱微之情洪義人傳說於虎龍云義人雖死哲人尚在盤問究得悉正王法外影諸人不止龍祚鎮尚而二人擬律止於編管未現諸人不曾究問發問虎龍悉正知情之律銀貨鳩聚用之左手與者受者同一惡逆趙松姦窩而松之招曰偷銀之說傳播洪義人傳於洪啓迪啓迪以為坊痛此人

欲殺云惜銀貨之耗失懼逆節之違繡至發當殺松之言不可使容息於柙棘之內嚴鞠處斬洪錫輔多書德隣出給文書不能自隱則輕先移送本府未知得當金一觀之招願賊與逆述通謀補兵犯闕期日已定適值改紀事終不諧日月差錯不為謗八云更為書出舉條頒示四方聖復之疏四劄之本四劄之罪既論逆律聖復則依舊戴頭亟降乾斷明正典刑逆獄緣坐金石之典德修父傳啓臣竊以為不然有應死之律無減死之義而司齊發未幾遽停執法之論不當如是亟施緣坐之典任故朴奎瑞昔年凶疏賊心逆腸畢露無餘凶辭悖說明有所指論其負犯

院啓論俞集一尹東衡

有浮賊述明飭有司亟正典刑四凶之罪不無淺深之別而均是逆也賜死既是失刑挈籍俱不得施屢爭不行亟從沐浴之請以循羣下之望云：

二十二日正言具命奎啓曰司直俞集一本以鄙夫濫躋上卿曾差燕价黷貨無厭典籍尹東衡以儒賢尹拯之從孫思兼教育而頃當曬史之日反承權奸之指意載去宋時烈文集恬然不耻傷思悖義並請削板依啓

李顯章疏請趙聖復正法

二十四日修撰李顯章疏身為推戴願命也潛圖密旨昌

集也異國毀君健命也首唱聯劄恭采也至於陳兵圍宮
圖行廢黜四凶固一心也聖復之計果成則聖上危矣春
宮危矣三百年宗社置在何處實欲帝奕我聖上孺嬰我
春宮以成莽操懿溫之逆斯實郝超賈充之流也伏願聖
命攸司拿致聖復快正王法云：

三司請對

上御進修堂三司請對承旨李萬選執義李濟掌令李景
悅獻納李真淳持平李巨源司諫鄭楷正言具命奎李匡
輔校理李明諷呂善長副柳弼垣修撰金始懃權益淳副李
顯章八侍合啓答勿煩楷啓曰健命本有難貫之罪况以

使事言之快難容息於覆載之間殿下不允何也各人迭
相連啓或至十餘次皆無發落器之孥籍事依啓新啓門
黜罪人李喜朝挾其下慧之小技文以章句之薄藝劄上
瑣錄護法傳神上欺先王之明下為球賊之倡士禍滔天
善類屏跡此實斯文之亂賊國家之妖人請極遠竄勿
煩

二十五日三司請對時合啓勿煩洪龍祚李宜顯任勗事
依啓宮人墨世一業李師命事依啓○李宜顯雲山任勗
利城遠竄洪龍祚穩城安置

三司請對

三司請對合啓未及下批玉音低微未能詳聞玉堂呂善長進曰每事淵默不勝抑菟上曰近來玉堂違拒君父之命至謂之淵默極駭然承旨何不請推淵默太過等說何敢發口並罷職又教曰罷職薄罪不足懲罪一任拿推巨源進伏營救上曰李巨源無狀費辭營救姑先違差濟楷等請同被罪罰上曰一任違差辭氣嚴厲曰以我為啞耶玉音如鍾殿宇震撼羣臣戰栗而退政院啓臣等目見非常之過舉不任憂慨略效封緘之忱乞降反汗之命依啓禁府李器之子在扶餘遣都事處絞事允下

器子之鳳祥年十五金信謙與其妻謀免之初器之妻

父有童奴曰再先性頑悍醉醺將殺之器之貫而歸厚遇之奴猶不悛既作諸僕皆散再先獨不去竊負而逃匿茂朱深山中竭力以護四年而後出

右相三司請對

三十日右相政崔錫恒三司請對八侍時四相合啓啓曰勿煩錫恒曰願集孥籍健泰正法亟從臺啓屢陳達上無叢落又啓今番錄勲依中宗朝盧永俊例只虎龍封君之意修撰權益寬請儒疏一捧八

黃昱等萬言疏伸卞尹極父子

七月初四日館學儒生黃昱等三百餘人上疏畧人之襲

時烈之攻宣舉者輒曰江都事也誣聖也誣聖朝事也時烈之祭宣舉之文亦嘗曰衆流奔趨砥柱不傾而儀昏蒙一星孤明由此觀之情義不替極力褒賞恚怒既深忽地毀斥癸巳時烈與宣舉會于黃山時斥鑄為異端蓋鑄改中庸註故也其後丙申鑄為認議時烈曰今之伯夷也戊戌鑄為進善時烈曰此人當以格外用之以此觀之雖以異端斥鑄而情好自如也及庚子服制議出而時烈始與鑄為讐言鑄甲寅後自抵於王法宣舉之歿在於己酉此何累耶其曰誣聖朝者尤不成倫理杜舉云者無廢吾言之謂也同患難云者即管仲戒桓公馮異勉光武也康王在

軍之言即鑄之言也鑄之所問未可戚王之意宣舉之所答即同難人言之無害之意也隨問隨答何足為宣舉罪也時烈抵金壽興書山陵事追提溫幸之說而曰廢閣展陵溫幸則逐年行幸且時議以改卜弘濟洞為太遠則其書又曰雖如寧陵之近不能展省則與寧陵何異哉譏訕顯廟殆無餘地而未稍人言將置死地先王不允庚申後特蒙甄復先王之不以文字罪人之意可見矣今之斥宣舉者乃曰語逼聖祖苟如是則時烈之於顯廟其言如此則曾不一言下之獨於宣舉強加僂辱耶又曰蓋時烈怒於宣舉已酉擬書深觸其病做出誣先王之言潛記暗錄而

其徒傳法也。所謂擬書蓋時烈已酉大拜赴古也。宣舉有云：欲吾君之無私意，則當先祛吾之私意。欲吾君之開言路，則當先開吾之言路。云：作書欲貽之間，已去國不果送。時烈乃以極之請墓文時，以此書之并傳，顯加愠怒。生出無限風浪，且作為瑣說，私相傳授，以擬書中句踐延廣之說，丁酉書中盤樂等語，極為捃撫，以為罪通于天。蓋丁酉宣舉未沒前十三年也。若時烈早知宣舉有通天之罪，則何不上達而強自唯諾於生前，而徃復之札，暗為傳錄於身後，甘作凶球輩之嚆矢乎？所謂墓文贊其行誼，則只曰：門高族大，論其學術，則曰：公至於斯，夫闕其年，取其交

誼，則曰：黃鵠壤虫，莫窺閭奧。其摠論則曰：狀德文茫然不知措辭，唯朴君和叔之狀據而為說云：其後丙辰極徃見時烈於長鬢，謫時烈自許改之。至戊午，只點化字句，曰：依來教竄定，至以弱不可敵，強等語，又從以為辭。其前後辭意非常，情所及也。所謂辛酉擬書，乃是論學獻替之書也。其書大旨蓋演己酉擬書之遺意也。極於書成後，以朴世采慨惜時烈者，與己畧同。故約會山寺論確，極有比干一言死之言。世采慮觸忌諱，勸以王蠲退耕事，極寢其書不傳。極之妻侄權以鈇，即時烈外孫也。極遂言有書不敢送之意。王伯之說，因此而始。八時烈之耳，其書遂為時

烈孫為世米婚者所竊去時烈之怒轉加一層至有崔慎之疏而金壽恒閱鼎重之筵奏散矣若以此擬書專出於墓文則非極本意也父有過子諫之君有過臣諫之至於師生之義見其非而諫爭實引師當道也又曰所謂辱及極者倖奴等辱在極豈不痛迫彼諉之於他人之說固不忍人倖奴等辱在極豈不痛迫彼諉之於他人之說固不至於告絕及其問諸水濱之說出自此以後極於時烈無事於絕而自絕矣惟尚夏喜朝球濫昌集輩迭出文攻只為時烈安排一圈子而已伏乞儒臣父子官爵一並追復賜謚之典仍即舉行文集已毀者即為改刊云云○答曰

令廟堂稟處

申慶濟疏論大臣緩獄請追奪文正公宋時烈官爵

金春澤孛籍

初五日司直申慶濟疏曰大臣之治獄是第一義何如是沁沁也願集之為逆魁路人所知無一可疑可怒而乃於臺章準請之日汲汲求對或曰先朝舊臣或曰三百年所無或曰不可法外殺人甚至於在藥院不知等語有若訟冤者然拿鞠之論始若為執法之意參酌之請終歸於曲為之地是誠何心雖然彼以巨魁大慙為同堂兄弟者爰欲其生固其分也托疾不參亦其宜也獨惜夫終始參鞠

之大臣凶徒之情靡不目見失刑二賊亟宜追施未死而
凶亟正顯戮而前後奏對之際終無一言及於孥籍正法
之請殿下之所倚重者大臣而大臣如此今茲亂逆厥有
源委自殿下在儲時刻以不滿之意唱之於前春澤以動
搖之計和之於後潛蓄將心醞釀禍機至辛巳而綻露無
餘今者梟獍之類並伏常刑鬼蜮之謀去蓋彰著龍民喜
器即春澤之支黨願集健采即時烈之傳授陰誅已加典
刑莫施臣謂時烈之追奪春澤之孥籍斷不可已云云○
十一日傳曰疏辭痛惋還出給申慶濟削黜

雙溪賊黨

十三日嶺伯狀啓賊千餘人八星州雙溪寺不害人命大
將副將軍官各率三百人一如監司兵使之行地倅率二
千餘人欲為勦捕賊曰汝之監兵以下吾不畏之汝何敢
來退不敢接戰云云

崔錫恒劄

十四日崔錫恒劄曰一觀承服曰昌道以為上年十一月
初九日弘述因習陣有補兵犯闕之意云問推戴之人則
初以義人器之中為之為言更以詰問則以李政丞為主
云推戴是何等事而隨問改換三變其名問恭之人則以
李弘邁子名不知為對亦不近理又問凶謀何以中止云

則因換局而不成云又以改紀在十二月初六日日相
左為問則答以迷亂錯記云推戴之人三變同謀之名不
知稱兵之日又如星倒錯初不載錄於議案方外驟聞宜
其疑惑也

洪哲人杖死刑五次以梅花點銀貨二事叢問備經淫刑
人或密言略辨之哲人怒曰獄之全體誣也在人在我何
可區別求活開口不言一鏡等欲捧遲晚於垂絕之際哲
人張目仰視曰以此見之今番所謂結案皆此類也遂殞
於獄中

平監查啓

十六日備局啓即見平監李真儉狀啓則耆所：貸銀兵
使尹五商所送別件文書以為鄭宇寬以平兵自時耆所
貸用貸用於黃兵柳星樞使之報備局請得慈山銀二千
兩及星樞之遞移文請償於時耆時耆回移以為初無自
弊營請貸之事亦無與貴營文移往復云：及星樞累督
乃問于宇寬則稅銀相換時果貸用故方出給收稅錢於
時耆使之還報之星樞之不見時耆文蹟而轉貸宇寬時
耆之只憑宇寬私貸之說即為報償兩道兵使一從其言
請貸則貸之請償則償之其償其貸不問文牒彼此所為
俱極殊常云：○答曰稟處

李三齡疏伸辛巳獄

前典籍李三齡等疏曰嗚呼辛巳之事尚忍言哉變出暗昧事係宮闈自古巫蠱之獄皆出於奸臣之搆成江充木人之變申生狐裘之難昭載青史自殿下誣育之初一種凶逆之輩陰懷不滿欲甘心於殿下故百端媒孽必欲嫁禍先嬪其為搆誣十手所指也臣等以為巫伸辛巳獄之枉靈先嬪之冤然後殿下之孝思無憾而將戮之倫尚可振矣政院不捧○十九日領議政趙泰耆八城啓

誣案

二十二日前兵使柳就章杖死死後堂現行刑○誣案去

十月往見昌集則曰近日事機殊常訓局中軍有關則令須為之好矣未久李森出外後中軍果啓下矣身投刺則弘述問軍情曰庭請罷後老論甚危以軍兵守直闕門白殺宦侍更請傳禪軍兵其從乎矣身答曰如此平時豈有不從之理知情不告遲晚○被逮備經淫刑光佐曰洽植明白納招獄案已成若服以知情則妻子可保就章奮然曰欲殺則殺何必以此恐脅洽吾之從妹夫豈白地搆誣願與對質光佐不許一鏡別杖拷掠受款於殞絕之中

府啓李晚成柳就章

府啓李晚成方以中軍揆差事鞫問而既以昌集小札差

遣之意直招則潛與凶謀亦可推知而鞫廳乃以島配為請云夫訓局禁營輕重自別而禁營中軍總以忠兵啓請內遷旋以訓局中軍差遣一則外出一則內遷已極可疑易置之舉蓋出於昌集之指揮而就章為之就章又以同衆逆謀狼籍承欵則陰謀凶計排張布置之跡綻露無餘且有一名官於三司會坐中為言洪致中往見晚成以撥額聯劄事據理責之則晚成盛氣答曰此實宗社大計安得不爾云其所謂大計云者未知指謂何事耶其情跡綢繆表裏和應昭不可掩此而欵令鞫廳添八問目嚴鞫得情柳就章與弘述爛温相議者即是補兵犯闕廢黜君父之意則知情勘律殊失正法請更為勘律依法處置並依啓 又啓昔年任敞之疏賊心逆腸有浮志述姑先島配再啓依允大靜島配

二十三日禁府啓柳就章改結案矣身既有酬酢之言同衆之罪烏得免乎謀逆同衆軍器寺前行刑

魚有龜疏斥黃昱

領敦寧魚有龜疏略館儒道疏稟處之命不勝憂慨先正臣宋時烈道德學問百代宗師惟我先大王敬慕尊尚終始靡替洞察尹宣舉尹極誣聖祖背師門之罪明加勘破處分極嚴國是大定正論益張又親書華陽院額遣近侍

特揭肆於丁酉 殿下代理初特降批教曰近日事處分正
而是非明可以不惑於百世事閱斯文顧不重歟予意汝
遵莫之或擾又於御製中別為書示曰父師輕重之說曾
有下教一自墓文擬書詳覽之後予深究義理是非大定
可以有辭於後矣為子孫者須遵此意堅持勿撓可也猗
歟聖訓昭揭日星永垂無窮今於儒疏忽有稟處之命夫
稟處者事在可否之間付之有司商量獻議者也至若茲
事 聖教至嚴至明更何容議於其間乎仙馭修遠祥制
總訖而隄防一壞疏章迭投其視琬琰不刊之文丁寧詔
後之旨不啻若弁髦於昭陟降之靈寧不痛惋於斯耶伏

乞亟收稟處之命一遵先志罔或撓改以光聖孝云：

誣案

二十七日 前兵使沈樞堂覘行刑 誣案刑十次 死之翌
日 成案年七十三 在全兵時 木一 同錢三百兩 大好紙十
三卷 扇子五十柄 上送於家 侄尚吉 若有銀貨 可以圖事
云 老論始敗 故行貨於池 尚宮萬全 不敗矣 身上京後 聞
於尚吉之子 載云 ○樞儒家子 有倉牛氣 劬書不成 投筆
登武科 屢典州閫 以廉謹聞 肅廟嘗書 殿柱示欲用之意
樞感激 有馬革裹尸志 沈檀李師 尚同隣 聞有法外 閔節
樞笑曰 吾豈諂事 各官檀等 憤罵至是 趙恭采 謫珍島 樞

以旌節迎見於境上慷慨談時事憂憤欲死既逮拷掠甚酷不屈而卒於獄按舊在二十六日而公之死實在今日故今正之

閔鎮遠放送傳教

二十九日傳曰閔鎮遠負犯雖重禮待之道不宜一向廢棄特為放送府啓閔鎮遠放送之命請還叔勿煩

安允中疏斥黃昱斥尹極父子

三十日生負安允中二百餘人疏曰天地不過一陰陽人事不過一是非始也混淪冥茫不知其是箇陰是箇陽眩瞶迷糅莫下乎這事是這事非而一有聖人者出指陰為

陰而陰不得復為陽指非為非而非不得復為是於是乎一定而不可易矣幸而生於聖人之後只得從其已定者恭惟我睿聖英烈大王非向所謂定陰陽定是非之聖人歟嗚呼悲哉東土無祿仙馭莫攀隙駟迅疾祥制遽門絕海窮山雨淚未乾况我殿下莅位行政休然注目慨然驚心崩墮號慕夫復何喻嗚呼悲哉仰日月而威顏若臨聽雷霆而玉音如在鼎湖墜髯雖不得攀周序遺訓尚不可刊嗚呼其可忍忘之耶亦可忍改之耶四十年在宥立經陳紀孰非萬世之法程而若其作大公案付之殿下明斯文扶世道者最在丙申處分前日之陰陽是非未定而大定

廓如之事配禹之功今我後人孰敢有異議於其間乎惟其失志於前者終欲伺釁躑躅於初者末乃跳踉彼輩之信：窺閭積有其日及乎聲氣漸長志意漸豪始之以世德壽龜繼之以慶濟昱等狼籍滔天更無顧憚至以先王之所大定者撓奪於覆手之間是何無嚴之至此也昱等之䟽營護兩尹醜辱先正遣辭造語雖甚凶悖不過羅良佐醜誣之舊說臣等意以為聖明所以嚴斷者必不出於先王處分之意而遽聞有稟處之命未知先王之所已定者目今盤窟於朝著者非極血黨即鑄餘孽殿下將使彼輩議改先王之新業耶彼曰可改則殿下亦將曰可改耶

思之及此心膽俱裂臣等尚記殿下代理之後下求言之令而其中有近日事聖新赫然是非大定如有假托應旨寢亂黑白者斷不容怒之教則殿下之心即聖考之心此事是非未嘗不嚴銅樓問寢日月幾何而是非之變易一至於此後世之譏議士林之遺恨有不可言而先大王在天之靈赫然照臨則其將以為如何也伏願體先王遵道之誠念先王勿撓之戒亟收稟處之命決定彼輩之罪段中
曠列尹宣舉失節事誣聖臣等又有慨惋者先正臣權尚朝之罪及尹極輩師之罪段中夏以時烈嫡傳為一代儒宗先朝之所禮遇殿下之所倚毗昱等構誣醜詆眩亂熒感驅之欺君父之科姓字之削

去有若彼罪之人亦願特降明旨嚴加責罰焉發通

戶治

璜韓範昌具聖希鄭呈疏安允中政院李過啓即者安允

中等投進一疏誣辱兩賢繼述凶賊脅持之論已補儒疏

何以為之傳曰勿捧

備局儒疏回啓尹極父子復官建院刊集

八月初七日備局泰考回啓臣竊惟兩賢臣道德學問行

誼志節實是屢朝之所尊尚一代之所宗仰而向來構誣

之言專出於賊球遂集輩戕賢病國之計京外章甫首尾

血籲無復蘊餘臣無所更為條列而第伏念我先王數十

年來父師輕重之教始終堅執其荅宰臣疏中未嘗見其

近於儒疏所云何可直驅於誣毀之日之教昭揭日星則

末梢處分非出於先王本意斯可見矣雖以遂集仇視兩

賢初不加以毀誣之斥而由淺入深必售其毒正之計三

至之言竟致慈母之投杼而猶恐日月之明一朝覺察凡

係訟卞疏章設為邦禁一倖退却致令士林終不得一暴

事實噫一自斯文淪喪人心世道晦盲痼塞馴致凶遂滔

天宗社幾亡可勝痛哉黨錮作而漢室底亡偽學禁而趙

宋覆亡覆轍之戒其不在茲試以我朝故事言之文正公

趙先祖文簡公成渾俱彼奸壬之構陷未免後命之禍追

奪之寃孝陵長陵靈寃復官該曹不以事關先朝有所

留難快從公議今日之所當法惟在兩聖已行之懿典司馬光所論王呂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如救焚拯溺正是今日準備語也一依京外儒生所請故儒臣尹宣舉尹極并復官贈謚還宣院額許刊集板以此分付該曹道臣劃即舉行事允下

李尚健杖死刑十二次鄭麟重家客以武人得受別將告身錫恒摘其事証以施幻術聚銀貨及偽造印迹誑聚民財施屢百拷掠不屈而死

三司伏閣兩大臣挈籍兩大臣按律

九日三司副學朴弼夢校理權益淳修撰呂善長趙翼命

副李明誼執義鄭楷掌令尹大英金重熙持平李匡輔李普昱大諫李明彥司諫梁廷虎獻納李真淳正言具命奎伏閣所懷夫逆者天下之首惡人臣之極罪一有干此萬戮猶輕况一人有三罪而皆係於大逆不道者耶健命亦一殿下之臣子凡所以不利於殿下無不擔當而主張備忘律下重臣請還則陰蓄恚恨移鋒急擊庭班將撤諸宰力爭則深懷憤怒恣意叱罵卒乃乘夜密議聯劄迫脅必欲廢逐而後已此其為逆一也建儲之舉名正言順奏請之際何患無辭而痿疾二字登諸奏文媵屬等語申之問答誣毀君父暴揚異國此其為逆二也急手凶圖既出諸臣

掌書推戴又屬於同堂締結凶闇內圖備忘之再下搜差副將外謀宮城之陳兵此其為逆三也况正植招旣謂左相則直欲奉行之說不啻明白則其逆節比凶集又加一層為人臣負此三大罪其可一刻容息於覆載之間乎請健命亟正邦刑噫嘻手三之愒毒尚忍言哉合千古羣凶之逆即為今日四賊之陰圖其平地手者視諸大小急手其惡逆則一也而恭采之凶肚逆腸本與三凶少無間隔特以狡譎之性外為遮飾觀望及前冬備忘之下乃謂事在必成少無顧忌專意投合庭額將撤諸宰抗爭則游辭閃弄佯許更設密地和應潛上聯劄卒與三凶爛漫同歸

請亟命按律處斬嗚呼殿下以頤集為何等逆耶包藏禍心醞釀禍機擔當獨對陰懷不利之心沮遏告廟潛蓄無將之心逮夫嗣服之日益肆凶逆之圖布置排張操劫聖躬指嗾逆復先投嘗試之疏龜勉庭額終上節目之劄主張三手而推戴之謀既著於養字之書示圖得備忘而廢黜之計畢露於宮城之陳兵當初賜死既是失刑致令孛籍尚逭巨魁請亟寢頤集孛籍還叔之命荅勿煩再啓三啓勿煩 至十二日伏閣或三啓四啓并勿煩

大臣三司諸宰請對

李健命趙恭采按律事

十三日上御泐政堂右相崔錫恒叅贊姜銑判禁李光佐

同禁金一鏡金始燬柳重茂朴恭恒吏判李肇戶判金演
禮判李台佐刑判趙恭億工判韓配夏判尹尹就商兵判
李重器刑叅李森右尹申翊夏摠管尹遇進李暉開留李
世最大成李師尚副學朴瑋夢權益淳李顯章呂善長趙
翼命李明彥大諫李明彥梁廷虎李真淳具命奎鄭楷金
重熙尹大英李匡輔李普昱承旨南就明趙景命朴頤普
李廷濟史官尹宗臣宋寅明申致雲任舜元追八李萬選
請對八侍時明彥進讀健命啓勿煩恭采啓勿煩頤命昌
集啓勿煩錫恒曰願命昌集殿下既知其送節故快許賜
死孥籍是次第事而既允施寢大咈輿情告廟頒赦至今

遷延今日則以不得請不退為期健命罪狀畢露無餘正
植承欵招以直為舉行之說首發於健命之口云送節無
異昌集恭采罪狀論列無餘快允宜矣上曰勿煩一鏡等
次第陳達連下勿煩又陳健命事一鏡曰殿下若於健命
罪狀有所疑晦則設鞫得情何如孝廟朝自黜亦為刑推
矣錫恒曰一鏡之言誠明快矣繼陳恭采事錫恒曰俚語
曰兩班為送則生常人為送則死觀乎此亦可見人情矣
光佐等諸宰互言送請終不允上曰史官宋寅明御坐至
近之地頰仰視極為無嚴姑先罷職寅明趨出上又曰
渠安敢不端正俯伏頰熟予面乎承旨何不請推就明進

謝上微笑無發落錫恒曰日勢過午臣等小退待晝水刺

進御後還八何如上曰唯諸臣退出申時還八宋寅明代趙顯命遇

進暉翊夏自閣外退去大臣以下迭進固請至夜再夢曰只賜明白

之教以慰抑鬱之情錫恒曰唯願快允一鏡曰以一家人

八來見之有大義滅親之意恭億曰罪人恭采即臣堂兄

也賊復投䟽後臣首請願集之罪矣一鏡曰逆賊天紀臣

之妻侄也臣按治其獄矣李萬選曰諸臣或與四凶為至

親為姻婭而不顧嫌亦可知罪逆矣大臣縷縷陳達上曰

依此為之一鏡曰孥籍與合啓皆允從乎上曰唯錫恒曰

合啓有兩件事健命事乎上曰健命事矣錫恒曰恭采事

無發落乎上曰唯李廷濟以願命昌集孥籍健命正刑事
書出榻前下教兩司仍以恭采事爭執上久無發落日已
昏大臣退出之際明詎進戎務執貞固之德母如前撓改
上曰允

兩司合啓申球島配事李志達黃尚鼎定配事權鷹

定配事

尹世顯等削版事

十五日持平尹大英啓抉摘文字構成罪案前有子光後
有申球而子光猶拈出帛文籍為疑亂之資而球則架虛鑿
空一反文集本意球又子光之罪人也今茲賊集伏法承

受密嗾甘心於誣賢毒正者不可不嚴討請申球島配
軍資判官李志達志述伏法後操文徃哭而有求仁得仁
有何惡乎之說命意下字絕悖無嚴鴻山縣監黃尚弼喜
賊歸屍之日躬莅其喪定立役軍造給神主並定配依啓
扶餘縣監權鷹凶賊喜之家在官門相望之地締結徃來
踪跡綢繆籍產命下不即舉行一循賊第赦之財產田民
任自出給顧護凶逆蔑視國法請定配戶正尹世顯癸直
黃尚老衣直韓宅揆叅奉朴先世陰邪之輩亂付凶賊醜
正毒賢之論挺身擔當並請削版勿煩 禁府李志達安
東黃尚弼臨陂申球巨濟島配

誣案

前兵判李晚成庚卒 三推供曰李森之自求忠兵通朝
之所共知就章若有同謀扈衛之舉則中軍差除數日又
何首擬於平兵况有大臣分付者乎錫恒語塞竟庚卒於
獄

宮人墨世杖死 刑十二次凶徒以墨世賤流穉年易於
誣服作為閔涉東宮之機括檀一鏡輩恐喝威脅墨世時
年十九對如不屈一鏡潛使其親乘夜授計曰若於明
日依吾言則不但保生當為元功不然則親屬皆死泣
誘萬端墨佯應及朝一鏡當前問以汝弱質又受此刑必

死乃已無浪死墨世仰首大罵曰國家何負於汝輩必欲
構害東宮耶昨夜汝使人誘我以窮凶之計今又緩我乎天
地鬼神必陰誅汝矣遂賊速殺我羣凶縮頸吐舌急施亂
捶至死罵不絕口

十六日前兵使李憲杖死捧遲晚於殞後軍器寺前行刑
誣案丁酉以後順命昌集因宦妾圖廢東宮事終不成
已亥庚子間天紀來言行藥事曰蹊逕虛疎尚今不成七
月德修又來言器之所送毒藥欲用李昭訓云：子求童
必得處絞

前府使梁益標刑九次堂峴行刑 誣案宮城扈衛庭請

罷後即為舉行就章謂矣身曰訓中有闕必以我差出矣
身往備局告于諸大臣則曰汝須往傳於訓將宮城扈衛
使之即為舉行矣身依往傳及則訓將李弘述曰今當差
出而扈衛事豈不善舉行云：

院啓者堂論罪

院啓者司閔文即堂上任墜所署子侄僉從定價捧賂宇
寬實受其帖圖得銀貨幾逞凶謀請者司堂上任墜遠
竄勿煩

藥房啓黃水事

十七日藥房啓曰臣等退考院中日記則庚子十二月十

五日藥房啓辭中有昨日吐出黃水幾一升出示之語以此觀之自上吐出黃水果是庚子十二月十四日矣若以此日查考則似有憑考之端敢啓知道時鞠廳大臣請出付金姓宮人初以無有為教縷請之則以查付為教蓋所謂金姓尚宮金盛節誣指內金尚宮試藥旋即吐出云至於考見日記以黃水謂之試藥旋吐日月相符翌日鞠廳又為論啓批旨中以內人查出本非難事而憑籍黃水欲網打老論之計尤極無據此等文字更勿舉論所謂金尚宮即弼貞也今已死矣何處做得領相趙恭考請還叔

崔錫恒陳劄待命

十八日右相崔錫恒自鞠廳詣闕外上劄曰伏見議啓批答雖未知聖意之何在而投藥吐疾之說既發於罪人之指則必欲查出以法治之者鞠體之所不可已伏况今日討逆之舉夫豈有一毫他意於其間而千萬意外致勤嚴旨云： 答曰一時之教不足深嫌安心勿待罪速出視事

判義禁李光佐金始煨李師尚金一鏡等疏昨夜賊指行凶節次萬：驚心嚴查致法不容掩迨再啓陳請誠出於此不知聖意何為及此此等文字不為舉論則罪人將何

以斯得也臣等雖彼重誅不敢奉承臣雖無狀寸心國耳
况今討逆只為宗社與聖躬苟有他意天必殛之云
答曰勿辭

十九日回還奏請使前左議政李健命賜死于興陽羅老
島施極刑 都事李夏永督迫甚不許家人相見又不許
着衫袴窘辱備至島人莫不哀之臨刑草遺疏請保護
東宮仍賦詩曰許國丹心在死生任彼蒼孤臣今日淚無
面拜先王 子進士勉之士人述之處絞

李健命赴燕時胡皇問曰國王有何疾而有此建儲之
請耶健命對曰國王素有疾病而下氣痿弱望斷嗣續
故以建儲為急矣胡皇許之臺諫以痿字桓温廢帝奕
時所用之字且以扈衛為逆而請按律大臣諸宰合辭
請誅上允之李真儒首請益斬上亦許之遂發遣宣傳
官行刑大臣之至於身首異處國朝所無也

母巖
記事

府啓

十九日執義李世德啓尹愨出銀三百兩之說初出於趙
洽之招再發於昌道之結案畢露於盛節之承款其締結
凶黨陰贊凶圖之狀昭著難掩而今此姑為因囚之啓大
不近情請嚴刑得情平安兵營銀貨事請任墜遠竄勿
煩二十四日前承旨金濟謙處絞富寧謫所臨命大書天

日照丹至死不寢八字神氣安閒

誣案

二十六日金盛節同叅送謀軍器寺前路行刑 誣案年
五十四丁酉錦平尉燕行器之父子使驛官張判事買藥
持來問於吳姓馬頭則其行張姓人只一人器之曰吾父
亦知之作廢君備忘今不計死生而為之使宇寬八送世
相與水刺次知金尚宮同謀一次試用上躬旋即吐出更
聚銀買他藥喜器與仄金主張行藥錢仁佐以雲澤復
心往為李壽民軍官以軍木百餘同輸來柳星樞前後
盱出甚多方圖搜局黃兵所送銀六百兩李正植所傳平兵

銀四千兩受來而不為多給世相失誤事機弘述從孫明
佐以為所餘七百兩若復收合可充千金云云尹愨前出
銀三百兩啓下備堂趙松得者司公事貸出平兵銀四千
兩李正植主管黃州城役備局劃給盜軍木二十同黃兵
亦給米二十石錢五百兩中間花消使搜於世相者昌道士
夫之使嗅即禹洪米大槩錢仁佐邢儀賓李崇祖李德
峻捉問則仄金行藥事可一現發

院啓請趙聖復洪啓迪拿鞠

九月初五日正言

啓曰劄請節目直欲奉行則實

四函之前予尚吉製疏世相索賂則實世相之嗚矢為備

為侵不可區別始鞠終棘大是失刑請聖復拿來快施典刑勿煩

初六日院啓賊復之䟽一上天位不安宗社將亡哀痛之旨求助大臣則從中而沮過大臣請對意在匡扶則百計而阻搪操切君父社塞言路一則啓迪二則啓迪栴棘猶屬未減趙松可殺之說同情遂謀縮露無餘請拿鞠依啓前啓柳濬並依啓全羅監司權重經䟽曰許壁之置稟秩只知天理人情當如此不知重觸時諱自納於嘗試無嚴之科臣以三十年自潔之身容易出脚受人詬辱殆難指數中夜無寐怛然自悼政院啓重經發怒於斥罷之啓辭氣敦然

右袒許壁已極放肆得罪先朝之人敢以自潔等語書之於告君之辭原其本意實為無嚴請重推傳曰允

三司請對趙恭采按律事

九日三司請對合啓勿煩李世德曰臣等之言為殿下也為宗社也恭采尚今容息豈非失刑勿煩趙鎮禧曰臣自有鞠獄以來今始八侍送節前古所無臣等亦將得罪後世雖閱月必準請而退呂善長曰聯劄即平地手也恭采何可獨免李巨源曰董卓誅而桓温不死後世以為如何尹聖時朴弼夢李明誼權益淳等再三迭奏云三李明彦曰舉皆抑苑請賜發落上曰勿煩府啓申球事院啓

任事慶聖會事
墜趙聖復事 並依啓

誣案

前郡守禹洪米杖死刑四次既殞成結案 誣案年三十
三與金省行往見世相探知藥事柳星樞黃兵城役木二
十同米數百石受題以給事載寧米五六十石移錄用下
事軍器寺前行刑 監役禹相安洪米父鳳聖洪米子未處絞

府啓李喜朝金澤普事

十三日府啓李喜朝事幸今儒賢彼誣昭釋賊球既竄喜
朝獨免斬無是理請誣邊遠竄新啓故承旨金普澤以
春澤弟雲澤民澤兄且為師命之婿陰凶曩戕亡國害家

至於四月旬後自有好道理之說既發於其妻之諺札昭載
鞠獄之文案及其事情綻露之後其妻任至於自斃滅口
之意其凶謀送節雖以無知婦女亦且稔聞習知若是明言
則普澤之平日包藏凶圖醞釀禍機之狀即此一欵可以
的知不可以既骨而置請追奪官爵

又啓取考禹洪采結案則安岳米五六十石無端劃給於
洪采者其間情節萬三可疑請其時監司金有慶拿鞠
嚴問

白時耆杖死

十四日前兵使白時耆杖死刑二次 辛丑冬平兵 中

批特罷時耆與金昌集書曰從今庶免度遼之恥及獄起
慷慨泣下斥言不忌竟以耆社銀事繫獄累月至是因盛
節誣招移鞠錫恒欲實昌集罪問曰差人言若以昌集書
而許之信乎時耆曰管門給債匪今初始相公未嘗有書
而自許之恒怒曰送臣敢呼以相公乎時耆曰吾知為相
公不知為送臣先佐亦怒曰爾言何敢如是乎時耆曰判
堂以鰲城之孫何忍鍛鍊此獄先佐色變而避之遂施刑
時耆瞋目厲聲罵曰先朝宿將盡為構殺將欲何為恒大
怒舉扇擊案曰若所謂宿將即指弘述宇恒也時耆開眼
笑曰宿將見殺豈獨兩人李尚馮沈楷皆是也恒恚甚亂

拷掠殺之閉目無言寂若木偶人 時耆之在囚也趙聖
復彼逮事將不測時耆慮其依違臨供戒曰萬代瞻仰在
此一舉其守正如此

十七日博士吳瑞鍾杖死刑十六次 任墜威從遠竄權
鷹扶安定配李命龍黑山島 配金德起泰仁還配

三司請對府啓金演罷爵

三司請對合啓勿煩掌令李廣道啓物故罪人李晚成干
頽易將之謀葢於諸賊之招國人所共棄親戚所當絕戶
判金演徒辛世好徃哭停殯視若良死請罷職勿煩

李德壽疏救金演

執義李德壽疏曰戶判金演以往哭晚成至遭罷職夫晚成罪名不甚明白演苟有宿昔情好之篤何害於一問察布哭彭越而漢未嘗罪先正臣金安國於親友曾罹鞠獄死者吊其孤而恤其家世稱有德君子之過失於厚小人之過失於薄今演過亦不過為失於厚而已大抵苛摘人罪衰世習氣况鞠獄幾盡收殺之際尤宜結之以含弘敦重以鎮人心云：

府啓李德壽

掌令李景說李光道啓晚成之同叅情節不啻狼藉而今者右僚抑獨何心直以罪名不甚明白顯有顧籍之意噫易將是陳兵之根柢而奉行其片札聯劄乃廢君之機括而夸誦以大計凶圖送節如是彰著而謂之罪不明白右僚職在臺憲為一漏網之大愆分疏至此云：

院啓李德壽削版

正言趙翼命趙鎮禧啓曰執義李德壽行已虔悫處心譎詐稱以世交附麗送集賣友獻諂無所不至及夫凶黨伏法之後欲掩外跡以為送賊父子罪合戮屍見之者熟者其面聽之者無不拍掌回互舊態猶不全除投進一疏營救晚成身居臺閣右袒送黨艱難下語逶迤為說外救彼論之宰臣實售護送之私意德壽一身變幻百千如此首

尾互搜賡鄙無恥之人不合置諸臺閣請削版答不允

八學

十九日王世第八學 頌教文曰顧惟貳極之賢允叶重輪之頌天性孝友益致勤於三朝日就溫文無待資於四輔惟豫建當宅憂之日肆職規待終制之期自有我家制度敢忽祖宗之貽謨好使舉國臣民咸知吾弟之好學大提學趙泰億製進

二十日前兵使金時泰杖死九次再被逮拷掠備 至不屈而死

頌教文

二十一日頌教文曰惟天地所不容之罪亂賊居先故春秋有無將之誅典刑垂後醜類斯得明命庸宣顧予備嘗於險難叨此投遺于艱大師命致祥之蜚語妖惡自戊辰燕謀之初啟賊奎瑞之闖發陰邪在辛巳盜變之際敲撼危動之計百狀誣逼詆誣之說萬端尚賴先大王止慈之仁恩允邁古昔獲令予小子不肖之京德式至今辰謂或異圖之小沮豈意賊情之叵測三十年醞釀蓋久凶徒寔繁一二臣嚴憚其誰驕氣益橫孔汲仇荀之遺直吁嗟南柳尹崔之云亡冀顯莽操之古奸噫嘻願集健采之得肆剪去王室之翼空朝著而無人排布私黨之腹心嚮官爵

而募士黃緣紅袖締結黃門銀貨錢財恣通賄於禁掖
妖人刺客盡諸養於門墻挾一七於深宮外擬豫讓之塗廁
購千金於大國內圖霍顯之行孟幾乎蹈魯鞏鍾巫之駭
機殆欲售趙高沙丘之餘術此句改秦斯為趙高之深交
晉敦有錢鳳之挾助孰不驚心而痛骨集萬代衆惡之咸
叢皆願食肉而寢皮顧八域輿憤之齊菟愛書歷：送節
昭：顧命掌中卷字之書推戴之謀約已著囊中矯詔之
草廢黜之情狀孔彰用隱語而欲除潛呼國舅之姓名發
誓言而決死占驗日變之吉凶此苟非猶子家兒要皆是
死士宿將日前得書於閤豎獨對知期夜半聚首於籌司

密謀有定配龍澤結姻婭之親密一聽指揮天紀托里閉
之朋私陰受約束至於一觀之發語尤見諸賊之歸心昌集
使昌道因宇觀而交通尚宮暗啖縱省行與德修而相結
昭訓先殲內屋戚聯伺動靜而戍勢中權奴使擅生殺而
立威一札更圖於重宸遲速數探世相三木必出於外閫
操縱輒要晚戍倘或遂宮城之陳兵抑何免禁庭之喋血
幸先庚而改紀神鑑孔昭待少望而滯程異志欲逞吁亦
慘矣寧不痛哉健命頤為兄渠為弟而同堂性行特類集
居領自居左而聯席聲勢相依異國宣揚敢毀吾君而搆
捏殘孽呪噬猶斥首惡以儻侗恭米本以患得失之鄙夫

密附圖篡逆之凶黨人情憤一天之共戴汝將安歸王法
揭三尺之至嚴其亦罔赦大抵四凶之聯劄實肇三手之
陰謀林溥以謀害陳辭本非無根而孟浪李潛以向刃為
慮可謂徒薪之茂陵大慙伏辜遂致人心之聳喜餘醜滿
獄足想天網之難逃前後承款者二十餘人次第按問者
七八箇月妖腰亂領走東市而無辭蛇舌梟音仰上天
而罔諱已將送賊昌集願命健命弘述望構重龍澤天紀
喜之器之二英尚吉相憲于寬昌道正
植德修宇恒就章威節洪采既置正法搜十百之秘箴兼
楷一觀克復益標明佐獲佩劔之在匣竄二八之奸細莫非用銀而尋蹊藥不售
於季冬嘆餌毒之未猛機暗伺於初夏譬炊飯之已熟謀

議實出於大家巨室寶貨皆出於列閭雄藩予則視以股
肱之舊臣渠則反為肘腋之急變先朝之寵眷忍負逆腸
橫撐今日之刑章莫饒予心腸惋然而事闕宗社既睹禍
色之消沮慶洽臣民詎緩德音之渙發於戲百邪潛匿群
孽廓清天氣澄明與萬物而載肅需澤流被及兆庶而俱
欣弘提金一鏡製進

告廟文

告廟文邦運不幸賊臣構逆顧其醞釀蓋非朝夕念茲凶
魁并皆巨室迭據三事大作威福恣行胸臆積罪滔天禍
恐及已陰圖自全謂天可讐遂謀不軌密議推戴上官父

子祖孫濟惡察氏三世族姻盤據黨與席布群凶勢成百
邪影附指使將領貨結宦妾文圖秘計骨驚神龍言魚刀鴟
餅禍藏密地陳兵圍闕 事已排布半夜聯劄一串三手平
地外影寔繁其醜構誣虛辭暴揚異國惡既兼三罪又添
一惟茲逆變前古所無篡弒之謀殆甚斧操脅迫之計有
俘苗劉天道禍淫厥理孔哲故稔其惡俾厚而斃變書一
上送狀盡露妖腰亂領咸伏鋸斧輿情快靈邦命再造載
消吉辰敢伸虔告

副修撰李承源製進

陳賀

討逆陳賀王世第不叅府院君魚有龜以習陳不叅 合

啓今番陳賀餘黨之無端不叅者查出削奪現告許玃李
箕翊李恭岳徐命勳

二十三日李崇祖杖死刑三次崇祖仁佐義賓德峻皆不
屈而死時稱金氏之能得士前察訪金昌彥杖死刑三次

廟庭配享

二十五日肅宗大王廟庭配享文忠公南九萬文純公朴
世采忠正公尹趾完文貞公崔錫鼎

正宗朝屢請配享而
以事在年久不允

請對合啓

趙恭未按律

三十日大司憲金一鏡等請對合啓恭采事勿煩迭奏縷
縷勿煩一鏡啓身犯大逆死通常憲請逆魁願命昌集並

令攸司亟行斬屍上曰勿煩迭奏縷一鏡曰進修堂八侍臣陳李健命不可容貸之狀決下莅斬之命健命罪名視兩凶不無多少分數之別尚許莅斬兩凶斬屍其可不從翼命始煒明誼並云：上良久無發落一鏡曰更望亟允不煩一鏡曰何至此不從乎臣誠惶恐更請允從

韓在垣疏李喜朝李翔事

掌令韓在垣疏合啓亟允事李喜朝之奸邪國人側目李翔之遺臭言之醜也夫從公議斷不可緩洪啓迪戾氣所鍾擔當悖逆之舉備忘之違拒請對之阻塞人理之所不忍院例之說尤極無狀聯劄上後重臣血疏公然不捧此

則何樣院例無事訊問即為勘斷此皆臣居常痛惋略此附陳焉

李景說疏

十月初二日掌令李景說疏曰內而金姓宮人尚在肘腋外而行藥主人金雲久違鞠治速加嚴刑期於輸情今番啓迪拿來也渠之族黨親友邀於振威縣或傳書札或環坐私語押來都事乞令拿治

常叅事三諫臣酌處甚歎事

初五日常叅一鏡啓金有慶事依啓左尹金始煨曰魚有龍李重協朴致遠既與送獄有問叅酌定罪如何錫恒曰

極邊定配宜矣上曰依為之又啓錄勲之規元勲自上下
教今番上變人外無他可錄之人依中宗朝只錄告變人
之例睦虎龍勲而趙資付職何如上曰依為之一鏡曰
虎龍勘定人心拂鬱清息君韓配夏往來大臣家有所商
量今日無片言半辭臣實慨然配夏曰虎龍單舉之外從
何處更得人來臣待罪盟府二日往來兩大臣家非不消
詳終無可錄之人錫恒曰功臣數少虛張強錄貽譏後世
一鏡曰鄭汝立以前修撰謀逆窮治仗法按獄大臣亦八
勲錄今此逆黨強族大家右相按治前後八朔當為元勲
錫恒曰叅翰諸臣不許錄勲仁廟有定式器遠之獄黃滙

告于綾川綾川告于時相金瑩故具金皆錄孝立之獄陽
陵君許福告于洪瑞鳳故許為一等洪為二等皆發覺之
功非按治之故自黜獄發自內間叅翰諸臣未聞錄勲庚
申大獄首相金壽恒五朔按治終無叅錄祖宗之式豈可
違越外議前冬七臣有安宗社之功十六人啓逆徒多出
其功亦可並錄云而前冬處分出於聖斷何可歸功於
臣子十六人啓風聞論事不係於發其逆節豈有錄勲之
理一鏡曰臣聞李三錫招則渠聞虎龍言于咸原曰使
道有同休戚之義家國俱亡之禍迫在朝夕何可不動念
防變咸原曰君言誠是此一欵招問自有可錄之人豈可引

盧永孫單錄之例草：勘勲錫恒曰虎龍以為渠獨自告
變無他指使但李三錫即咸原信人故有所傳通三錫進
去依幕則咸原不在座只傳於父與兄云以此論功終涉
苟且一鏡曰大臣忘其下段語國恤後三錫更往言于咸
原則與父其兄俱在云三錫不可不招問錫恒曰然則
使勲堂招問其虛實無妨

初九日魚有龍靈巖朴致遠固城李重協海南過配金
有慶甫川遠竄

初十日政上變人睦虎龍起嘉善階賞加

崔錫恒啓

十一日右議政崔錫恒入侍時啓曰討逆慶科以別試啓
下而有七慶增廣式年大比宜以庭試稍廣額數改定上
曰依為之又啓趙聖復之罪俱在原疏別無隱情還發
島棘上曰依為之又啓洪啓迪死固無惜欽恤之道特為
島配李明彦曰姑不可稟處

院啓趙聖復島棘還收洪啓迪嚴刑

十三日院嶺啓曰聖復之罪王法之所必誅况此疏製於
尚吉賂給於世相之說狼籍諸招請亟寢還配之命仍令
嚴刑快施典刑答依啓洪啓迪之負犯因非人臣之極罪
至於趙私可殺之說既因逆私自明之招縮露無餘果無

交通達閭之事則松之偷銀何由聞知而恚恨之極至於欲殺乎即此一歎可驗其達狀鞠廳之諉以言根已絕徑請後日稟處終使情同世相之賊不得發其凶壯得保首領則亂達無所懲畏請亟收稟處之命更加嚴刑期於輸情依啓

趙恭億疏錄勲事

十四日刑曹判書趙恭億疏曰開國以來二十功臣每有三等或四等未有單錄者如科舉之必有甲乙丙今只錄一人則虎龍為一等乎二等乎三等乎前例勳勲撰出十字長號或十二字小不下八字一等全用二等三等遞減

二字上變人則例為三等虎龍亦當為三等則十字長號無所用之只作六字或四字而已開國以來曾無此規答曰令廟堂稟處

府啓

十五日持平李重述啓李德俊以立身之孫世為灰金之心腹行樂及所為事德俊等捉問則可以現發之說發於威節結案且益標所供崇祚以汝徒恃領相而仕宦等語使德俊恐喝於渠又曰崇祚德俊聚銀行貨於世相言及於渠又曰德俊每言國家病患非常老論必無慮此三款添問目嚴刑得情依啓

兩司合啓金姓宮人趙聖復嚴刑事

十七日兩司合啓行藥送婢金姓宮人查付攸司明正典刑依啓趙聖復嚴刑究問事下教

錢仁佐刑七次杖死鞠問甬所親熟者誰甬之往統營誰所出仁佐張目視堂上而不言凶徒益怒鍛鍊萬端終不出一言而死

崔錫恒劄趙聖復酌處事

十八日右議政崔錫恒劄曰臣於趙聖復事終有所疑難於心者聖復疏實為聯劄根本則臺閣執法之論夫誰曰不可而原其情狀比之聯劄節目之語猶有間焉指嗾一

款今無可問一向加刑終至杖斃則未知果合於按法之道也至於添目中疏製尚吉云者正植之招以為尚吉干預云而無製疏之語賂給世相云者聖復在囚時正植自外言於尚吉聖復還配後尚吉之子覓給四五十兩云聖復初既在囚後又還配何可謂與知而訊問乎當初酌處識者之議同然亦未知別樣事端可以究覈者而到今訊問終未知其合宜 答曰趙聖復訊問誠甚得宜到今還収未知其可

柳述疏金普澤春澤等子侄事

司諫柳述疏頤集之逆節恭米之罪惡王法之所不容而

斬屍之啓至屢十上按律之請垂閱半載而尚斬一俞不
特此也凡於臺啓既允而許之緒而大臣駁白輒復撓改
向者願集按法之際賜劔賜藥其命不一近日啓迪之乍
刑乍停聖復之旋配旋鞠不但鞠體虧傷將有執德不固
仰窺淺深者三手凶逆振古所無而諸招中所謂仄金實
為根抵蓋其濫觴於春普滔天於雲民逆心逆腸一串貫來
至於家人婦女亦以篡弒之事視為茶飯已熟之說既發
於普妻之口則闔門內外男女少長合勢爛漫此其種類
胚胎凶毒貫習而諸弟子侄猶且布滿輦轂為國深憂宜
倣分背三苗之意一併投配遠地 答曰斬屍之請未免

過中

府啓論鄭浩俞夏基

十九日執義李世德啓頃年沈鳳儀等請撤尹拯院享之
疏啓下多年自中之稍有人心者不欲擔當鄭浩在鄉因
病連辭除命及判春曹汲：上京恣意啓覆惟恐不及昌
集喪行上來迎哭路左操文設奠有曰死生命也禍福天
也若是無嚴亟命島配鄭公祭文無克語只曰嗚呼前縣
監俞夏基妖人相基之從弟相基附托昌集肯棄賢師以
兩家共緇之源流為其祖獨撰詆誣先正欺罔天聽夏基
則又以其外祖贈判書尹文舉祭其第宣舉之文補揚源

沅一欵歸之阿好之私言聯名相基之誣疏前冬羣凶栢
棘衆邪沅竄夏基極力覬問出候聖復沅淚送之館按天
紀傾身事之居官貪汙力過斯文薄物細故極邊遠竄
二十日前叅判洪啓迪杖死

金一鏡疏尚貸其一

大司憲金一鏡疏曰四凶均是大逆而尚貸其一異國奏
文決不可以將勘之意未然之事形諸文字合啓未免實
無以措辭云：

二十一日鄭澔新智島圍籬安置俞夏基機張定配

府啓金雲澤嚴鞫事

二十二日府啓罪人金雲澤春澤之弟民澤之兄慣習惡
逆之謀議作為群凶之窩主盛節結案出而主張行樂之
謀狼籍文案且當初洽招中雲澤為御史西閔時語其父
萬重曰國家非久當有大事俄而頤命獨對之舉果出其
在鞫體所當訊覈請金雲澤以此問目嚴刑得情以正王
法不允

奏文

二十七日冬至使全城君混副使李萬選書狀梁廷虎出
去 奏文曰朝鮮國謹奏為小邦不幸大臣謀逆歷陳誅
討顛末仰塵皇覽事議政府伏啓三月二十七日閑散人

睦虎龍告稱賊或以刃或以藥或以廢黜陰謀造逆不勝
驚悚來告等因合將上變人究問得實具啓據此即差議
政大臣眼同義禁府堂上兩司長官會坐推問睦虎龍
供稱以刃云者令勇士挾匕首入宮塗廁之謂而賊輩私
號曰大急手以藥云者以藥給於宮人和於飲食之中也
號曰小急手所謂黜者以金締結內豎構成罪自欲為放
黜之計號曰平地手鄭獍重李器之李喜之金龍澤李天
紀沈尚吉趙洽等綢繆謀議龍澤給寶鈿於白望國喪日
踰牆入宮行大急手獍重龍澤天紀器之喜之洪義人哲
人使白望因宮人二英納銀於四寸宮人圖成行藥之事

喜之諺文歌詞流八宮中謀毀主上具草教令使宦者張
世相臨國喪乃下矯草中有廢世子為德讓君等語金民
澤趙洽尚吉義人哲人喜之等出銀有差云據此即拿被
告各人次第按問獍重供稱天紀書索銀貨俺亦難免出
兩且送妙製扇五十柄天紀用於締結宮人掩亦難免出
銀締結之罪云白望供稱一日偕獍重往龍澤家則喜之
天紀在座遂酌酒盟結死生之交俺曰主上病勢日重如
有不諱則世無劉備何為耶諸人曰自有其人各書掌中
字以示心事龍澤書忠字他人或書信書義俺書眷字左
右不知其義而天紀覺得大笑蓋眷字李願命之字眷叔

之謂也俺疑龍澤推戴願命故問劉備而所聚銀貨自捕廳搜得於二英移箴處龍澤所贈之劍又現捉於俺所住處此是大段贓物云天紀供稱所謂大急手小急手平地手三件事俺與龍澤喜之器之白望等交聚銀貨爛漫相議一動一靜無不與同初往龍澤家見白望好身手問其勇力酌酒相盟結為死生之交白望掌中書以卷字蓋指李相順命之字卷叔左右相顧不知其義俺覺得大笑白望言以銀五百兩買得中原丸藥一軟即斃者趙洽出銀二千兩圖成行藥之事俺手札中所謂穴臣即指宦官張世相而久也八去有何所聞者久則白望之字而愛服八

關捉行藥之事也云龍澤供上愛人以俺給寶劍於白望先大王國喪日八宮行大急手云而俺則以皮鞘之馬刀出給白望納供矣自捕廳得寶劍於白望房內長短粧飾與告人所言一無差錯所謂馬刀之說自歸巧飾云世相供稱與鄭宇寬李正植金昌道相親往來國家處分之事無不問答且有圖囑之言俺之凶悖據此可知而矯令事正植輩八送于內人行藥之事則白望送于俺處謀送的實云二英供稱白望等所送銀子傳納於宮女池氏圖成行藥之事嘗見白望所佩囊中有黃色丸藥密糊封池氏出來其家時白望親自給送云正植供稱與世相昌道

等素所親劫凡干情節無不通融遂輩常以主上為有病
患及聞是虛傳法於盡死為此行藥函計且宮城扈衛事
出自領相金昌集忌武臣李森男力出為忠清節度使以
所親柳就章為便於任使分付大將李弘述與昌集志同
意合為此舉措槩世相為魁宇寬為腹心俺為機括云昌
道供補正植既以直招更無可達之事器之往見往領相
曰時事甚危扈衛宮城則好矣領相曰然李森有將畧必
不同事甚忌之領相與李頤命趙恭采李健命言于兵曹
判書李晚成出為忠清節度使大臣相議以柳就章為中
軍事分付大將扈衛之計則不能詳知而畧聞器之言則

欲使異議之人不敢入聚銀圖事其來已久而俺亦不免
同叅其中云宇寬供稱與昌道畧同一觀供稱受天紀指
嗾圖為揔局陰謀與宇寬所為條件各異曾往器之家則
與人密語曰吾為一國首相之孫與宇寬輩相結作何事
乎此是昌集孫金省行也俺與諸賊相親所為之事無不
與知云柳就章供稱頃年十月往見領相則曰近來事機
殊常矣軍門將官當以親信之人布置而令公未經中軍
若有關則為之似好其後李森為忠清兵使俺謂梁益標
曰中軍作闕若得大臣分付可以為之益標往告領相則
曰可合矣兩大臣亦曰可合仍言于大將李弘述以俺啓

下遂即投刺則弘述曰時事甚危一邊以軍兵分守關門
一邊大臣白殺宦寺之有害於當路者軍兵其聽從乎俺
曰軍兵不知某事大將傳令則豈有不從之理乎往見昌
集則問曰君頗見主將而從容接話乎其意欲使俺數見
而酬酢此等說話而俺既得酬酢之言同情之罪烏得免
乎李灑供稱家與願命家坊隣常往來丁酉後願命與
昌集每圖廢東宮之事以俺家連臂於世相庚子間天紀
龍澤輩日夜經營之謀間得聞同叅謀送云益標供稱
俺以就章圖差中軍往備局則昌集願命在坐健命如廁
方還恭采已出他處昌集曰汝以吾輩之言往見大將以

就章差下中軍宮城扈衛即為舉行俺以其言往傳知情
的實云金盛節供稱宇寬言行藥事喜之器之與雲澤民
澤專為主張使吾為傳給世相之階器之言吾父亦已知
之其父即願命也又言其後往昌集依幕則曰金時恭得
弘述家銀給世相方圖搜局云昨年見李宇恒則曰昌道
外又有使叟於世相者禹洪采也以此故言於昌集則曰
洪采往來世相家頗有所傳吾頗覺心豁矣俺既與昌集
輩與之酬酢免同叅之罪云洪采供稱省行謂俺之曰器
之慮其父之被禍為行藥宮中之事吾亦與之汝往世相家
探知云依其言往問則世相曰內間既已整頓外事宜善

為之而兩局大將必以吾人為之然後雖有某事可以無
憂其後昌集問往來世相家事以此答之昌集笑之既而
與省行往見世相探知行樂事同參的實據此照得議政
大臣查啓節該今茲三手之謀蓋非一夕之故當先王寢
疾之時陰謀已成逮主上嗣服之後凶圖蓋急亂逆之情
節叵測附麗之凶徒寔繁或有頑忍而徑斃者或有直辭
而承款者且畧其支流姑撮其源竊查領議政金昌集領
中樞李頤命左議政李健命判中樞趙恭來俱以先朝
大臣久擅國政滯於富貴黷于貨財第宅極其宏侈田園
殆遍州縣戕賢毒正蠹國害民貪權樂勢後義先利凡此

悖性隱行亦是薄物細故始則患得患失終焉不奪不厭
竊弄威福倒持太阿箴無君之心蓄不臣之志先樹朝廷
之黨與陰養閭巷之無賴使其子侄與門孽之屬締結逆
閹求得銀貨鑽通私運內間行樂之事主張而探問亞將
易置之際齊坐而指教天紀以喜器之血黨揣白望書掌
之字而推戴之人已定就章承頤命之密授賚弘述陳兵
之策而廢黜之謀將行健命同歸為惡恭來未免脅從
古以來亂逆代出而未有若此之窮凶極惡者據此將逆
魁昌集頤命等按出勘處其餘一應同參逆謀人未及正
法罪人緣坐支屬從輕重擬議折過外合將所據顛末聞

奏天聽竊詳臣嗣位未久守國不慎大逆不道之變出於
輔相之列無非闇於防患失於任人之致反躬自責無以
為心固知小邦變故仰瀆大朝為不敬而以臣薄德克靖
凶孽幸免顛覆實是皇上盛德之遠致凡有大小吉凶宜
合上聞仍將前後事狀敢此陳奏

夔提柳
鳳輝製

三司請對趙恭采按律

大司憲金一鏡持平成德潤獻納趙遠命正言李廣道校
理李明誼修撰趙翼命請對合啓今恭采卽四凶之一而
謀廢吾君之賊也三凶伏法餘孽亦戮而獨逭王章豈
殿下不深察乎恭采之情狀而尚靳俞音於萬口一辭之

公議哉恭采賦性回譎設心陰秘平生行己反覆諂鄙惟
患得失無所不至前冬備忘之再下也舉國恣：渠自謂
天位無可安之勢凶圖有必成之機挺身投合銳意擔當
當庭籲將撤諸宰抗爭之際健乃教：集亦推托而恭采
售其奸慝恣為欺誑游辭閃弄乍許明日之更議密地和
應潛上半夜之聯劄直請節目殆若逐迫人臣送節若是
狼籍而其能免肆市之誅哉五手送黨罪閔凶送斯安得
一刻假息於覆載間哉三手送黨四凶為魁四凶合送恭
采其一渠是何人乃敢獨保首領乎王法同赦著在教文
此而不誅朝家命令將不信於民請圍籬安置罪人恭采

亟命按律處斷上曰依啓混以正使人若曰四相中一人何以不勅則臣無辭以對上遂依允獻納趙遠命啓請金雲澤嚴刑得情以正王法勿煩

崔錫恒劄請趙恭采分疏

二十八日崔錫恒劄昨日伏聞特允恭采按律之請輿情咸快第臣於此事既有親聞之語就章承款時有曰前冬備忘還收後願集大生恐怯會健家聚首謀議器之從旁告曰此事不可如是而止必以旗手四百直守關門即邀趙判府面議處之健命頓蹙曰初不與知之人今何可又使叅聞耶云其時問即以非其承款之語剛而不錄堂上

即僚并皆叅聞不可誣也以此推之恭采之初不與於三凶陰秘之謀槩可知也臣以終始按獄之人既聞此言有懷囁嚅終有垂於無隱之義故不得不一陳荅曰已悉於昨日筵中矣

三司詣閣聯劄論崔劄爽誤事

三司詣閣聯劄曰大臣引就章亂招大違事實臣遠命曾為問即時就章招內渠在長興謫所時喜之亦配碧沙驛一日往見則喜之言內去十二月願命會健命家相議發軍卒守關門云而渠方以平兵首望後政當出渠之不願於扈衛事自可脫空欲以此為自明之計而臺官李匡輔

曰十二月初三日乃健命奉使在燕之時願集之聚會健命之嘖盡全是虛荒以此問於就章則就章即伏其誣罔故不為錄出今大臣引此為證輕論既勘之罪而劄語不免爽語 答曰已諭於右相劄批矣 府院俱發啓請金雲澤嚴刑得情事依啓

崔錫恒劄金雲澤事

二十九日左相崔錫恒劄曰金雲澤事蒙允而鞫體詞證俱備線絡分明方始請刑主張行藥之說盛節曰崇祚及仁祐儀賓德峻皆以仄金心腹無不詳知故請拿嚴訊相繼杖斃德峻一人未及殞命無一言及於雲澤趙洽之說

事關先朝非臣慮所及 答曰雲澤請刑誠得臺體卿其

勿辭 時証案狼籍自中亦指議恒陽護之一再陳劄又酷施濇刑殺之其徒亦怒曰初何力主未乃故緩旋復

如此大臣事有不可知

復壬辰科

十一月初一日錄勲堂上韓配夏啓壬辰科獄二百年所未有之冤獄國人之所共憤者也見削之人積忤羣凶故凶賊輩白地鍛鍊成獄吳遂元事若訊問李賓興則其冤狀自可畢露至於李真汲之無端拔出極涉冤痛李獻英獻章兄弟尤無據勒謂願作而至謂更試則先大王判付曰願作既無顯著更試國朝所無今難初行凶賊輩更以

試券中龔字體法稍異於試題所書謂之用奸請拔去聖批有曰字樣雖異用奸未著拔榜之論決知其不可渠輩不得已停啓矣年久後願命勒請更試託以終不應命并削科焉獻英雖已身死三人初不關於賓興之獄不必待其究竟李獻英獻章李貞汲且一并復科以伸至寃上曰依為之

李光佐疏論朝體

初二日吏曹判書李光佐疏曰朝體不尊人各論奏便請施行曾不閱由廟堂臺臣請量田仍舊重臣請三人復科方伯陞資承宣獨請如許朝體實未前聞云：

啓覆府院君魚有龜元勲定奪

初四日啓覆時右相崔錫恒啓曰單勲勘定雖有外議何處得來強為充數告者一等自有前例朴忠侃許禰以上寢人為一等今此虎龍之為一等似無不可矣金一鏡曰虎龍雖有發告之功初叅亂賊豈可屈千乘之尊同祭上天為山河帶礪之盟今此逆變振古所無誅討得行何等大慶而逆魁則勘以賜死錄勲則單舉虎龍慶科則減以庭試何以鎮服人心可錄者如無則按獄大臣勘勲亦有其列錫恒曰叅翰諸臣不許錄勲已有仁廟定式豈可弁髦四朝成憲遠追二百年前宣祖朝故事且錄按獄諸人

一鏡當高叅不顧嫌疑一鏡曰臣所惜者國家事體不避
曲謹少嫌矣臣聞韓配夏招問前引儀李三錫則以為庚
子間因虎龍聞賊黨凶慘之謀告于咸原昨冬宮城坐甲
之密計亦報于咸原曰扶國保身何可緩忽則答以大可
大且以為屢次告達之後不知有何樣舉措末復以軍
卒守直差備門武藝別監合番等事言之蓋有所指而致
其於扶衛宗社之道必有竭誠盡力者自上特定元勲則
當錄之人自可知之隨高下定三等則法例無欠矣金東
弼曰三錫書納之紙臣亦見之上款即凶賊謀殺國舅乘
喪作變之事而三錫告知于國舅亦不曰國舅有指揮致

告之事下款言軍兵守直等事自是國恤應行之典將兵
之臣申飭舉行者有何論功之理况元勲勘定一逆臣直
請未安一鏡曰國恤守衛之例三錫亦豈不知必有所指
沈檀曰咸原若無預為周備逆黨何以生除去之心今若
完備三等以重事體有光簡策李光佐曰魚有龜肺腑之
親有功則聖上豈待一鏡之言且一鏡雖嚮用之臣從二
品宰臣所達猥越錫恒曰一鏡備堂兼帶經筵所懷豈可
不置然此非外朝所知有功無功明白 下教檀一鏡所
達節：忠直一鏡曰夫賜明命 上曰其言是矣依此為
之一鏡曰咸原府院君魚有龜為元勲事既已 下教虎

龍為一等文周會盟祭退行 上曰依為之

初五日前判府事趙恭采賜死于珍島謫所○時一鏡將撰教文以恭采未勘律欲拔之恭億即恭采之從弟也密謂一鏡曰三手四凶對好不可不用竟至於死

李師尚為大司諫首發恭采按律之啓末乃大臣諸宰請對力爭恭采之從弟恭億同八於請對中終至得請賜死於珍島配所恭采平日以流俗宰相美風儀喜諧謔不為士論所與及至士禍之起其從兄恭考從弟恭億皆當國用權使恭采巧生於其兩從而兩從為之宣力則足以免禍而恭采嚴飭諸子使不得出八於其兩

從家嘗曰三大臣死後我獨免禍則我寧自決下從作詩曰冤淚先朝三老相悲歌中夜一孤臣其兩從以此益怒不惟不救反有以助其禍士林始服其有定力焉然籍沒緣坐獨免而其三子以怨國為罪並配遠島其女李妻亦以怨國配之遠島

母巖記事

魚有龜䟽請收偽錄勲

領敦寧魚有龜䟽曰伏聞金一鏡忽拈臣名錄勲之舉不勝駭愕緒以危懼錄勲事體極其嚴重今乃慮單錄之為弱嫌當錄之無人嗾唆捏合於鞠案之外難辛尋覓於虛無之中積久揣摩晝夜思度擬議不干之人欺誣天日之

下張大勲券疑亂聽聞詐誠巧密意亦可痛槩聞憑依而
援引者專在三錫誣言至請招聞聖教不賜領可則多般
設計密囑勲堂且探三錫希覲之狀俾致詰問韓配夏密
奉指揮多般誘問勒成一張文書橫奪而珍箴至達天聽
彼三錫希功愚忘昵附當路譎張虛言無所不至忽然陳
稟勒加勲名其意蓋以為虎龍既與三錫相親三錫曾是
出八某門之人藉此為說把捉為功上可以榮惑天聽下
可以疑亂一世也臣情迹臬兀被人睚眦今此錄券驅之
虎龍之套臣之汗辱固不足言其辱朝廷大矣且功勲勘
定何等重大受人密囑私自查問配夏之輕蔑國體固為

可駭大臣勲府先後稟定之後一鏡必欲甘心欺瞞黷弄
又至於此請加譴罰於兩臣亟收臣偽錄之命云云 答
錄勲之命以卿才德實叶是望

金一鏡對魚有龜疏

初六日金一鏡疏曰國舅以臣逆奏盛氣張皇詆辱狼藉
不勝駭盛繼以一笑辭讓之心禮之端也陳章辭巽便同
古例至於辭氣之間殆若慢罵清朝和遜之風幾乎掃地
向者待罪叅鞠時虎龍爰辭逆器納招咸原隱語相呼之
說不啻箇：臣曰汝之欲殺咸原有何讎怨不過以肺腑
之臣為吾君羽翼也先除羽翼非逆而何器之語塞臣始

知國舅有羽翼王室之功矣李三錫初聞虎龍之言進往傳之曰使道與國同存亡之身也家國俱危宜思扶護之道矣咸原曰君言是矣其後清恩君亦曾一問所謂扶國保身何可緩急之語答以大可大可云者與前所對大意畧同臣遂仰陳然國舅有功非外臣所知敢請特降明命亟完元勲則聖明教以其言是矣依此為之是日月之明既燭其事又察臣忠告爰有此教國舅復何辭焉

院啓

初七日正言柳綬啓辛丑十月事尚忍言哉聯劄一出舉國齊憤備忘還叔萬姓咸慶承旨俞崇造會坐直恐或劄

批之嚴峻欲覘聖意之淺深乃以聯劄還下之意汲陳啓顯有和應之迹旋授北藩有若酬報情狀痛惋它罪薄罰不懲責請極過遠竄勿煩 洪聖疇定州趙洽慶興定

配

初八日院啓趙聖復嚴鞫得情事依啓聖復就鞫錫恒誘之曰若告嗾何為久困若是聖復正色曰士君子受豈以死生易心指無謂有且既謂四大臣嗾我方論死四大臣而猶復問受嗾處所疑果何在使吾言得行尚儉之變虎龍之告何從生恒等遂施刑

初九日院啓四凶外畏公議佯為塞責之計內懷凶國旋

倡撤班之議若以人外牽皆響應少無崖異之意請初罷
時卿宰臺官並速竄勿煩趙洽以千金之子多出銀貨三
千諸凶締結謀逆之狀刑訊之下終難掩諱引告同情稱
以告變急於鈎得許其貸死到今酌處亦閔後弊亟寢定
配之命洽父甫重為喜器銀貨主人平兵時八千兩收合
上送之說發於賊植結業情犯與宇恒就章無異請追奪
勿煩

魚有龜再疏

領敦寧魚有龜再疏元勳勘定上請特教廟堂許多人智
慮豈下於一鏡自矜之忠而未嘗指擬於臣大臣曰無其

實而止之勳曹曰無可施而置之逆臣曰臆度而非之彼
一鏡獨自架鑿於百般思慮之中和應於三錫希覬之言
違越事理勃冒陳或慮大臣牢守前見先發按獄大臣
勘勳之說恐嚇大臣使不得進言始乃一請再請有同迫
脅必得領可而後已上無特教下拂羣議一逆臣勒定勳
錄亦有舊例乎尤可痛者以某為某勳十餘字不出特命
而以自己所達稱以上教必書是出犯分蔑義縱恣無嚴
若此不已君上命令一出於一鏡之口養成氣勢擅行威
福人莫敢誰何豈不大可慮哉臣雖萬死豈忍以身
一聽令於一鏡而屈首甘受也一鏡而有敬君之心慮

有貶辱聖躬則如許會盟破格闕之可也若必以不干之人苟克勲數在廷公卿孰不為元勳而困迫臣身乎許多機譎不忍正視而臣不欲索言也 答曰元勳之名為謙太過不宜強迫不得已適改

合啓

府院前啓趙洽事依啓監役沈潤居鄉武斬濫厠蔭仕請汰去同福縣監李顯慶輕忘不解事不可置之守牧請罷職依啓

魚有龜三疏

十八日領敦寧魚有龜疏曰今臣所遭前古所無至冤極

枉聖教不少下則明視若例讓臣於此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云：

金始懾疏斥國舅

司諫金始懾疏曰錄勲事體至重且大宰臣獨請未知得當以國舅前後疏辭氣忿釀成氣勢擅行威福等語直驅岡則之科末乃以如許會盟破格闕之為言何其言之不擇也云：

具命奎疏論李光佐

十九日持平具命奎疏曰天下之法莫嚴於誅亂人臣之職莫急於討逆誅討而不嚴且急是率國中而為夷狄棄

人類而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近日鞫廳
之誅討固嚴乎否乎其緩乎急乎向非臺閣隨事論事國
賊之自出獄門亦已久矣臺臣力以拘諸獄鞫廳暫而免
諸梏以至大臣劄三上而猶不知止自判金吾李光佐辭
病不出鞫獄之無端停廢凡幾日矣屢勉赴衙容易罷坐
乍聞乍撥殆同見戲輿疾討賊非所望於重臣而既出之
後如是前却抑何故也雜科試才與鞫廳輕重何如而敢
請停鞫內提與獄官相妨有例而重臣之求除其意何居
果不出於圖免金吾之計乎大臣之劄請許遞不免曲副
重臣平日尊國體杜請囑之意果安在哉噫追報一欵事

體至重臣之向日一疏全無着落既許其立祠豐享而
至於名號則斷以不舉論是何典禮是何義理祠既立矣
神獨無號則其將祭於無名之祠是何為君追報私親其
果成說乎惟其好名之心太勝不知推愛吾君之誠以思
吾君思報所生之恩豈不悖哉若其九次違牌偃蹇自大
之習猶為細故前後舉措如此而不一警治則臣恐國綱
無以振肅也云云

諺教

二十日夜大妃殿下諺教曰大殿類部外浮喉間不平水
刺全不進御醫官亦不招見極悶傳于藥提赴即診察○

藥房啓曰寒氣如束冒熟內勝之致荆防敗毒散加石膏
煨一錢煎八知道

趙泰億疏文衛事緩急少分貳

二十二日大提學趙泰億疏曰文衛必適之義朝野無不
聞之而 殿下未及聞耳夏間叅贊姜覲遭彈於鄭壽期
也金一鏡抵書於李師尚曰姜台事因文衛薦望之崖異
於其意兵光刑泰億兩台囑鄭壽期而論之所謂兵刑指李
光佐及臣耳其時一鏡為文衛首薦而光佐及臣名入於
薦中一鏡書意有若臣等不滿於姜覲之先彼而後已至
於嗾壽期而劾覲者臣雖無狀決不至作此事况如光佐
之賢而為此乎

大提學圈點時一鏡為首先佐以副薦為之泰億亦以
副薦代之其時臺官鄭壽期適以不合撰修都廳事彈
主薦之姜覲一鏡在鞠廳書問師尚答以兵刑兩台
不滿於姜台之先彼而後已嗾鄭為之云：厥後壽期
問於師尚則答以金書果有之以兵刑兩台之說似是
姜子精演出也泰億為太學士行公久矣陳疏發此書
姜覲見一鏡答書潛謗傳播也一場風波大起為緩急
少分貳之漸壽期疏斥一鏡不遺餘力朴徵賓之彈尹
淳金弼之駮一鏡皆由茲事而發云：歲槐山

府啓斥尹淳

二十三日持平朴徵賓啓前佐卽尹淳賦性陰邪處心傾險山慧小辯巧黠百狀乍隱乍現眩惑萬端善為陰陽色態專事俯仰時世聽言觀顏終非吉士納媚逞術世稱妖人吮舐附麗於卿相之門馳騫結黨於浮薄之輩昨冬七臣之抗疏也外托清流強作慷慨大談內懷疑恠實為首鼠兩端暗裏飛書而洩漏謀欲沮敗其疏事及至改紀見枳要路益肆狠毒思欲中傷嫁禍善類匪朝伊夕至於憑籍李晚成宗社大計之說欲證洪中崖異凶論之說致而既倡言於三司稠坐之中及夫臺啓之發奔走乞哀苟且

彌縫其口誦觀音菩薩之說一世傳播如此妖邪回互之人決不可置之清朝侍從之列請削版戒死罪人聖疇任洪春熙卽丙子獄杖斃人箕疇子也一種凶逆自有傳來且與喜之尚吉仁佐昌道輩為血黨陰謀凶計無不與知及諸賊伏法之後潛給衣棺傳說狠籍請遠竄 谷依啓

二十四日李德俊杖死

刑五

鄭壽期疏斥一鏡

二十五日鄭理鄭壽期疏畧文衡自是好官爵以其必爭之心謂人必皆如己志猜嚇在前之人猶且不足汚口噴血及於局外之人不亦可笑之甚哉噫如使宰臣居罷若

驚以古人戒玉璠之道自處則人將把名臣字歸之而不
此之思乃貪天為功裒然以大勲勞擔當少有不叶於心
則咆哮叫喝左提右踢氣勢堂謂莫敢誰何長此不已
恐非宰臣之得計文啣武爵一時兼綰官亦榮矣分已盈
矣猶不知足轉希上層虛空做語必欲困人而奪其位何
其意之大濫也

金東弼疏斥一鏡

二十六日大司諫金東弼疏曰近日事實多於悞流涕者
頭緒未定搏擊先行置國事於相忘之域尋干戈於同室
之內吏判李光佐自在於先朝夙負重望進退所在卜時

汚隆况其赤心體國守法奉公國人之所共知設有施措
間差失何遽至於斥逐而一筆句斷抑勒成案至謂之與
疾討賊非所望於重臣况其所以責人者專在鞫獄透就
則乃反自惹鬧端并逐按獄大臣使鞫事無可了之日者
抑獨何心若疏中將祭於虛祠等說又復追提不見用之
空言公肆告訐於事過之後豈職在臺官者所可為哉重
臣所論名號一欸不過出於一時所見之適然豈有不足
於愛君之誠乎如臺言則凡係君上思報私親之節勿論
其事之得失惟以逢迎承順為然後方可謂愛君此則務
婦寺之忠非君子事君之義也工判趙泰億以金一鏡抵

書加誣之事引以自處不意清朝宰執之列有此使人大
慙事也文衡專掌詞命為一國多士之標準苟非文章才
學為一世所信服者莫與斯選而一鏡猝然首薦以向來
代撰之文言之凶逆輩窮凶情節初不能極意寫出荒雜
紕繆不成詞理又挿八刺語引用乖謬衆口譁然指為狂
恠其全無識解不嫻辭令推此可知國朝三百年来詎有
如許文衡之薦至於自做無根之說排軋先已之人必使
前後文衡之人舉懷不安靦然莫知其醜雖謂之不識人
間有羞耻事可也噫昨年一疏以後朝廷之待遇非復前
日之一鏡惟其鹿悖成性濟以好勝挾功自大行之以喜

事少拂其意輒肆噴薄詬罵朝紳有同奴隸氣焰所驅人
莫敢誰何苟克其意欲所到雖主文盟而叅勲籍亦不厭
也守禦之任何等重寄而貪黷無厭用錢如水軍需枵然
不少加裁抑以成鴟張之勢則必至東撞西突乖亂朝廷
而後已其在保全終始之道宜可謹罷俾開圖雜之路掌
令朴徵賓頃在西幕成給私通於營下邑致有假御史之
變其時大臣以為不成人到今十年毛羽未成尹淳顯言
枳塞其通清之論而乃於八臺之初挾其舊憾手自沮擊
其聽言觀眸吉士妖人等語即尹淳父世喜論劾李師命
之啓語而今乃忽地騰翻以為醜辱淳身之計其心所在

不忍正視宜改正其臺憲焉昨冬備忘之再下十行天札
求助於在外之大臣而承旨韓重熙諉以臺啓之方張敢
達繳還之啓又於翌日以昨日備忘傳授右相事荐下聖
教而一啓再啓終始阻撻其承受凶逆之指使格君命於
危急之日者論其負犯宜即勘處而如俞崇循例稟啓於
備忘還收之後者視此輕重何如而乃反律極邊不免於
察小遺大之歸云：○金一鏡即出東郊還納命旨上
特命還授乃八待命金吾

李世最疏抹一鏡尹淳

二十八日大司諫李世最疏曰一鏡粗疎好勝自是短處

貽書宰臣妄意嗾唆全昧遠嫌而諫長歷舉平生一筆句
斷有若巨奸大惡構亂國家者然臣竊慨然一鏡少負文
望連登魁科見任提學文衡薦望固非異事而並與文翰
而毀之居備局則剖決如流案牘無滯在師垣則軍情悅
服府庫克物而並與幹局而詆之事甚抑勒語多危悖前
各事尚忍言哉一鏡叫聲同志奮然抗疏樹其扶天擎日之
功當時之意只欲灑一片丹血與國家同亡而已豈能逆
料其有今日哉尹淳名父之子文翰才華見推儕友要亦
一代之名流也而至加以削版之律不料清朝臺閣之上
有此傾陷之風也又曰大臣之自初按獄勒勞已著判當

之按事屢月收殺不遠而臺疏遣辭大欠補停

具命奎避嫌啓

二十九日持平具命奎避啓近日大臣前後諸劄諸囚議
讞漸不如初多拂羣情重臣向日舉措人莫不憤惋臣既
所以致也噫規避按獄始緩討逆何等罪過而諫臣不顧
是非極力營護使不敢誰何抑何心哉且重臣所論追報
一欵尤有所駭痛者追報私親自是人情天理所不可已
者在廷之臣更無異辭則重臣之忽初新見強生橫議抑
何意也成命既下之後投進一疏語多乖謬其所謂因以
置之為至當者臣未知因者果何事也臣疏中將祭虛祠

云者有何彷彿於告訐而脅勒粧撰押入逢迎承順婦寺
君子等語以為詬辱箝勒之計豈不悖哉不念顧復之恩
橫生反常之論然後可以謂事君之道乎云：

三十日義州書目康熙皇帝今月十九日崩逝事

院啓論尹淳朴徵賓金東弼

十二月初一日院啓柳尹淳地望才學為儕流所推前冬
宗國之將危也始與數三士友相約陳疏中間下鄉卒未
同事人或疑以避事其後言議出處亦不無招謗之端叅
酌規警自可無辭而舉其平生一筆句斷如此風習不可
滋長請掌令朴徵賓適差自有四凶誅討之議緩急不齊

轉成携貳蓋緣凶逆餘威尚能龍言人不無顧瞻之心至於金東弼之䟽攻金一鏡而過激極矣一鏡之不思遠嫌書語不擇誠甚可駭以此規警未為不可而張皇一䟽乘時醜詆苛於吹覓並毀詞翰之優長目以貪黷而全沒軍儲之充備豈意薇垣首席有此不美之風請大諫金東弼罷職依啓時恭考請對以東弼䟽不為過激欲為陳白之際其下諸議峻發反斥東弼而出

李光佐對具命奎避啓䟽

初二日館伴使李光佐䟽畧臣之所遭誠挽近士大夫所未嘗有也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畧聞處毀謗之道矣

立朝事君上垂三十年平生本末可以畧見苟為崿嶇用心圖避鞠逆僕穎豈食臣餘方今鞠事垂畢罪人無一不加刑者謂臣當何患而避之臣今顛毛種尚可與少年臺官較繫長短喋然求下乎且其前後許多語無非危怕至於故緩討逆四字讀之口呿覽之骨青是臣之罪族而有餘罪矣嘻噫甚矣矣至是乎追報一事又不料人之為言乃若是自古國有議禮聚訟萬端亦何嘗以同異為罪坵閣之以是深持一節加於一節殆非夢寢所到也臣之竊自傷心者有之臣於平日樹立有可以照人心誠信有可以孚同朝人雖有刺論其侮慢蹴踏舉平生而句斷

豈遽若是皆臣無狀有以自取拊心永悼夫何言云
初三日前留守金雲澤杖死刑四次 錫恒以預知獨對
事發問公正色曰今日廷臣無非北面於先朝何敢以此
問於在下之人錫恒語塞光佐代之混同他事竟拷殺之
初辛丑春魚有龜問建儲事於公曰聖侯如此國事如
此建儲大事豈容虛踈魚有龜曰當建儲屬之誰乎公厲
色曰三宗血脉自有所屬豈容他議有龜色沮公退而擲
帽於地國事不知稅駕於何地一身生死有不足言

金一鏡疏對金東弼

十七日金一鏡疏畧教文撰進非臣之任半夜宿廳倉猝

應製雕篆之技及衰凋耗鞅掌之餘茅塞益甚荒蕪拙澁
自視多駭句語出處蒼莽不記字畫偏旁迷謬不卞儕友
在座間或指導伊時實狀不過如斯諫臣所謂挿入刺語
引用乖當不省其何所指的而作者無心寫出看者用意
抉摘則融洩之引於母后排諫之用於君父者皆將墜於
罟穽其為計不亦太甚乎先正臣趙光祖遭逢 中廟大
加獎用率以引誘後進詭激成習為案臣之愚迷得與先
賢同科縱死亦榮茅臣初既無一寸可記之微勞顧安有
貪天自大之志而今之言者或曰再奠宗社或曰功庸可
以垂簡冊或曰挾功自大或曰叅勲籍而不屢或曰哀然

以大勲勞擔當抑揚縱恣惟意所欲

崔錫恒啓請收叙洪李

右相崔錫恒啓曰前判書洪致中重被彈罷而歲月既久永棄可惜練達事務多有可觀終始不可棄之人隨窠任使前叅判李堦向來被彈雖有所失上奉八十偏母獨子無兄弟恐被重罪未免隨叅觀其迹則大段做錯原其情則亦甚可憐亦令調用上曰依為之

院啓

二十一日權益寬金重熙啓請春澤諸弟子任一並島配以絕禍根字寬子再興尚未捕投器之子鳳馨孥籍命下

後四日病斃云而只曰哀毀自盡其時其親屬之宰隣邑者替當檢驗則屍身真應何足憑下乎闔族謀逆之鳳馨素稱驍健之再興若終不獲則臣恐楚國君臣且苦兵矣請懸金購捕快正王法勿煩

又啓前監司尹憲柱曾莅星州偽增賑穀至蒙陞資頃為北伯漁奪邊民遺臭一道又聞潛造龍床請令攸司考律勘斷依啓

院啓論洪致中

二十六日正言金重熙啓曰洪致中收用之命臣竊慨然致中特一似忠之大奸前冬備忘袖手傍觀受憐凶黨猥

擢八座忘君負國漢面胡腸請還叔：用之命不允

湯劑

二十九日藥房啓當歸龍薈丸進御一時為急方外醫李公胤任瑞鳳及諸御醫入侍議定湯劑何如防風通聖散加黃連作丸製進事並知道

玉堂史官拿推內官拿勘

癸卯三年正月初三日召對時上曰史官申致雲行步緩緩頗有倨傲之狀拿推頃日賓對時玉堂不為八侍玉堂只可八於晝講台對備數而止耶應教李世德拿推又曰內官不過黃衣廩倉守門傳令而已內官崔泓排軋君父

極為無狀即為拿問各別嚴斷

朝叅李喜朝金普澤金春澤諸弟子任事

初五日朝叅時掌令柳諫持平金始燁啓李喜朝事金普澤事依啓承旨李真儒啓諫院無人侍之負不得連啓而金春澤諸弟子任島配事此等惡逆之類其在不與同中國之義決不可容貸亟宜允從矣 上曰依為之

錄勲堂上兵判李肇啓虎龍初定一等今既又周當勳以何等乎錫恒曰上變之人當為三等禮叅李師尚曰草：勘勲極涉未安當錄人詢大臣何如錫恒曰當有商確之道後日登對定奪矣 上無發落

初八日禁府李喜朝靈岩遠竄金祖澤南海島配啓刑曹
金德材濟州金厚材金甲島金運澤智島金驥孫楸子島
金善材旌義金俊材黑山島金偉材薪島金海得海孫古
今島金養材用材帽島金廷澤正材南島金福澤巨濟島
配

府啓

十二日府柳啓趙榮福以無恥鄙夫居賊集隣比身為侍
從手進溺器當賊集釀成士禍之日作一傳令之卒敢進
一疏毀誣善類至請去兩賢臣先正之號先正二字先
大王首先補道士林遵承而用之者乃敢乘時請削請遠

竄不允

迎勅

十四日新皇帝雍正詔曰朕大行皇帝德妃之子也昔皇二
子弱齡建立深為聖慈鍾愛思勤倍篤不幸中年神志昏
憤病類猖狂皇考念宗社重付託為艱再行廢斥待至十
餘年沈疾如故痊疴無期是以昇遐之日詔朕續承大統

院啓

十七日院權益啓洪致中甄用太遽公議難遏請還叔熙
集諸賊久竊國柄籠絡醜類排張黨與伏法之後腹心血
黨失其仰望潛懷惡懟藥禍思亂門黥金在魯前都承旨

申思詰前大將張鵬翼前府使金取魯前司諫金樺前縣
監金令行前經歷金希魯姜頊水庫別檢具弼勲等或全
家下鄉或身伏京茅或乘轎匿跡往來綢繆或富室而不
吝於用財或衰服而潛與於密席昏夜聚會情跡陰秘憑
藉北咨之來做出無根之言轉相傳播煽動中外洛下騷
屑皆從此而出蓋恐國幸亂之心先欲動搖民情此誠不
可測者不見其形願察其景此革論其他處諸賊之血黨
語其行跡十手所指豈待察其景而知之正與向來十
六人無甚異同而當覆敗之餘懷怨毒之心國家之憂尤
萬矣美送折奸萌不容少緩投諸有北在今正急請並極

邊竄配即日押送以絕根勿煩

明日再
啓依允

十九日禁府趙洽

慶金在魯

理申思詰長張鵬翼

魯

渭金令行

張姜頊

水三具

鼎勲

東李星彩李圉春

配

右承旨朴熙晉尹宣舉尹極致祭事尼山地出去尹宣舉
祭文鄭壽期製尹極祭文尹聖時製

送啓李森申翊夏勳李潛伸雪

二十五日引見時左相崔錫恒啓勳之人相議定奪矣
鈔貨大段贓物而李森多般設機終至搜出申翊夏同參
此已著之實迹行藥一欸翊夏譏訶舜澤之奴業奉買藥

人姓名藥之形色顏樣目都而現告根柢畢露功亦不少
此二人當錄勲趙恭考曰自前無錄出錄勲堂上及大臣
定勲之事然終不可已則兩人勲亦似無妨錫恒曰兩
捕將實有功恭考曰鈔貨隱置他處設機推得白望無辭
自明豈非摘得之功依所達勘定宜矣 上曰依為之錫
恒曰森為一等翊夏為二等虎龍為三等矣 上曰唯工
判趙恭億曰辛丑冬事變故叅判權珪與疾抗疏至遭刑
鞠之啓此固人臣之大節追加褒贈以示表獎錫恒曰莫
不稱屈恭考曰起贈一資宜矣 上曰依為之恭億曰柳
復明庭請時挺身立異大節可觀前任義城治績寂著擢

用何如 上曰依為之沈檀曰李潛

叅判夏鎮之子

曾在先朝疏

陳有前後左右莫不向刃東宮等語白望之鈔出而潛言
有先見之明褒贈之典詢問何如 上曰依為之錫恒曰
向刃之說指願命而發今雖有符士人不必贈爵伸冤宜
矣 上無幾落檀曰兩捕將若鞠獄未出前譏訶發奸則
固有功而鈔貨毒藥俱在設獄後則職分內事四凶聯劄
之日幸因大臣請對再安天位無大臣豈有今日虎龍亦
豈有告變之地必以炳幾衛社為誦並入錄功中兩大臣
謙讓固其所也臣意則不可不錄考曰檀之言極非矣條
件各異煩達猥屑體面亦涉不尊請推考 上曰唯李獻

英獻章吳遂元李真俱並復科事 上曰唯：李塾伸冤
事上無發落

府啓任敬金時發

二十八日 鄭啓啓任敬之昔年未撤之疏不忍聞不忍言
凶肚送腸有浮於賊述而罪止竄配請亟正邦刑又啓金
時發以願命女婿擅折王府密牒拘禁急傳之卒移送迂
路之狀頑忍未盡輸情洪彥度以哲人義人之父當哲人
之拿禁即捕校馳到其家而敢生隱匿之計補以往義人
謫所欺拒王命情狀絕痛請收戍命嚴刑得情快正王法
云：時因禁府啓有兩人酌處之命故有是啓

李森疏辭勲

搃戎使李森疏曰大獄幾至究竟迂議了不歸一可記者
多而爭懷圖避當錄者衆而轉相推諉某可為元勲而元
勲終無所歸某可為一等而一等亦無所屬粹然歸之於
臣身此何舉措此何處分臣既無發蹤之功又無逐獸之
勞膏勤之驅迫之置臣於人：規避之地此以臣為不敢
辭有若苟克而塞責者然自有此獄指的久矣不敢索言
而街巷共誦廟堂之上亦有發論則不無其人可知臣雖
萬死不敢冒膺是命○答曰盟府元勲實循輿論勿辭

申翊夏疏辭勲

二月初二日元勳李森牌不進統使申翊夏疏曰錄勳不以實有功者當之而徑拂公議猝然勤定謂臣武夫不敢自明苟克於功臣之列束縛之驅迫之欲使了過勳盟之重事古今天下安有如許之功臣哉今日公議不與其入廣集詢問必不敢隱諱還給

院啓

初四日院啓金姓宮人錯毒御膳盛節之招也吐出黃水聖躬獲安今日臣子誓不共天行樂之日月相符宮人之官辦可攷明查正法

元勳李森待命于金吾門外上疏言萬被誅戮不敢承當

元勳伏乞更錄當錄之人云云呈政院還出給

次對請李森重推

初五日右相崔錫恒啓曰李森讓而不居自是美事疏中以齊勒強迫為言體統豈容如是外議陳疏七臣十六人論啓臺臣皆可錄云此非論功之事實涉苟且李森為凶黨所忌憚必欲出外而方售陳兵之計隱然為長城此一事亦可為首功申翊夏又陳疏殊涉不當矣李森重推牌招何如上曰依為之錫恒曰李森元勳則過矣以勳臣補號可也又啓曰光城府院君在殿下有外家之義事體自別春澤之子方配絕島光城無主祀之人又不當直

請移宗次子兩人雖死必有妻子今姑權安官給祭需恐
宜春澤諸任中樞弱之兒出結之人混配特命放還恐合
寬大之仁 上曰依為之恭考曰前主簿李恭壽早遊先
正朴世采之門擣染既多身任經濟先試州郡何如上
曰依為之刑判金演曰李賓興三次嚴刑不宜一向拷訊
以至徑斃恭考曰終至殞命則過矣錫恒曰邊配宜矣
上曰依為之李賓興梁山定配沈檀撲
殺云豈未發配而死歟

院啓請寢勘勲

初八日院金重啓李森申翊夏雖有功勞苟且勘勲曾所
未有莫不駭笑公議不厭請亟寢命更定元勲洪錫輔前

後原情欲掩反露更送鞠廳嚴訊得情春澤子侄區別放
送之命不勝訝惑苟有梟獍之信必售鴆蝮之毒豈可用
循常之規貽國家無窮之憂請速收勿煩 府啓凶賊任
敬亟正邦刑勿煩

柳壽恒疏論按獄大臣鄭壽期等削版李廷濟削版
十八日正言柳壽恒疏曰時事至此非大臣之責乎辛丑
之臘即 殿下一初初筵對揚已拂羣情及其受命按獄
首尾引疾末梢收殺尤近塞責乃於台鉉之位遲暮之境
反不嫌其偏私指目之歸事涉私意都忘苟且艱辛辭說
莫揜心跡至若鄭壽期之初玷瀛選已極不似東壁中書

右出人望有若酬勞者何哉李廷濟之平生巧宦不出趨利畢竟羽化都出權門及恭采伏法千里專人滿馭送賻渠若有一分人心安忍為此削版之典斷不可已

八對單勲定奪

右議政崔錫恒啓錄勲事既允臺啓李森申翊夏今至削勲單勘之外無他道矣 上曰如何趙恭者曰單勲何為不可沈檀曰萬口一談皆曰不可錫恒曰每聞如此之言心甚咨素之無元勲何處覓來雖不錄勲此獄豈有虛踈之理恭者曰何可強覓無功之人單勲勘定可也 上曰依為之錫恒又啓吳遂元李真伋李獻章名家子無端削

科十年廢枳宜令陞六李獻英身死亦宜追贈 上曰依為之檀啓臣向以李潛廢贈事仰達矣朴恭輔為先后死節贈爵旋門潛忠節與恭輔無異同下詢處之恭者曰自上深思處之甚好錫恒曰廢贈可也 上曰依為之

請對補外

二十三日吏曹叅議李真儒請對金東弼光州柳壽恒禮安朴徵賓沃溝單付補外榻前定奪同日政東城君睦虎龍勲號輸忠奮義竭誠效力扶社功臣

金范甲疏道峰黜享

二十四日館學儒生金范甲等疏曰道峰書院郎文正公

趙光祖俎豆之所而曾於丙子以宋時烈並享焉噫春秋
大義即時烈欺世欄柄也惟我孝宗大王銳意復讐至誠
求賢則時烈謀諸心曰 主上以復讐為心我必以復讐
為名而後必將待我以非常之位遂乃攘臂抵掌萬言囊
封之疏足以驚人密勿筵席之啓若將有意噫時烈之名
則大矣而獨其本原用意不正外假尊周之名內售拔身
之計平生伎倆只在於欺誣一世至於實地上事業則了
無尺寸可稱故先正臣尹宣奉移書責之及至庚子再起
更無一言半辭及於大義而撰故相金瑬墓銘以主和一
節許以為宗社之計至此而平生所執大義並與虛聲而

弁髦焉噫模擬朱子即其一生伎倆也此與王莽動法周
公一何相似也未乃挺身於局面翻摺之際平生大義閣
在何地而徒然盤礴於三朝賓師之位未免為黨論之一
嚆矢也異己者擠之陷之附己者引之重之固結勳戚同
惡相濟扶護誣告之奸賊觝排士類之清議馴致辛丑之
禍變凶逆鴟張宗社幾危者亦莫非時烈之所使然也噫
時烈之肚裏所橫著者惟一端復心而已雖自許以平生
道義之交無一人保其始終毒正手段尤著於瑣錄之篇
抉摘文字勒成罪案傳法於集球釀成丙申之禍噫時烈
以醜辱人為能事就其一二最著者論之故相臣李景奭

比之孫覲其撰賜几杖宴之序文也榆揚補道至擬周公
壽而康三字以為日後詬辱之資者用意之叵測也尹宣
舉即時烈畏友也顏波砥柱而儀一星之補其所敬服者至
矣而自尹極疑其本源之後公肆醜辱至謂之俘虜謂之
宣卜又謂之忍人又謂之魯花赤虜花赤即野人之別名
而宣舉以魯西為號故取魯與虜音相似而辱之故相臣
金壽恒即其同朝相好而或有一二事違拂於心者則輒
以醜辱相加謂其受制於妻羅氏補以羅相謂其自辨以
文谷而譏以腐魚其他檜相作胄之斥聲多無倫至於尹
鑄固一奸臣則斥以壬倭凶孽無所不可而取其所居之

洞名為介谷謂鑄曰狗或謂之大鑄之妻曰雌狗鑄之子
孫曰狗裔鑄之客曰犬客鑄之門曰狗門似此醜悖雖使
屠肆間惡少年為之亦將汗顏而知所羞矣其所以虛假
大義也憑藉朱子也誤世道而裕斯文也言辭之悖理而
傷道也夫孰非小人之斷案而只以貶薄孝廟之斥為拂
公議故左袒時烈者以其冤死一節為藉口之資然則時
烈之死其幸而死於己已也嗚呼凶譎如烈烈而躋之俎
豆之享求之今古臣末之間而况並享於道峰乎伏願亟
命該曹撤去時烈院享云： 答令該曹稟處

次對

二十五日引見時右議政崔錫恒啓吏曹柳鳳輝請久任
以為激濁揚清柳壽恒向日䟽斥領相不可置之請罷職
因請敷召領相又啓朝廷之上體統為重而吏曹叅議李
真儒不待長官之出請對補外破格單付事極駭忘請遞
差三邑守令仍任如何答曰依下

權以鎮䟽對金范甲

二十六日右副承旨權以鎮䟽畧金范甲等請黜臣外祖
文正公宋時烈道峰之享詬辱凌誣靡所不至私心痛迫
殆欲無生臣外祖受知孝廟有魚水之契逮至聖考恩禮
迥出千古至遣近臣賜額於特祠宸翰炳炫照映宇宙大

聖人尚賢之德孰不欽仰而今洋儒蹴踏無忌有辱聖眷
臣竊悲之臣外祖獨抱春秋溯悲下泉而事不如心義與
勢殊蓋我朝丙子後事類宋之丁未後而酷若至寃宋於
朝家有加天醉未醒時運不至而臣外祖耿：此心至死
未已積於中者發於外不得於事而見於言者何限此其
所以獲罪世人也至於劓致辛丑之禍云者人之為言胡
至此極楊龜山為蔡京之敬信胡文正為秦檜之尊慕則
龜山何分蔡京之罪而康侯亦為賊檜之嚆矢乎 答曰
爾無所嫌勿辭

李喬岳䟽對范甲

三月初三日前承旨李喬岳疏曰金范甲等疏論臣師文
正公臣宋時烈道峰撤院之請不勝煎泣痛迫先正平日
一言一動：法朱子以明春秋大義為第一件事淵源門
路得之於文正公趙光祖平生慕悅至死尊敬末稍受禍
前後一致則一祠並享於禮亦宜丙子太學陳章春官獻
議先王特允並享於道峰三十年間朝無異論士無異
議我先王尊尚先正欽悅先正崇報之典靡不用極丙
申玉候沈淹之中手書華陽書院四字遣承旨賜祭聖
教有曰病裏筆書尤拙而親書鏤板以下者寓予尊敬之
心也噫人主尊賢出於至誠則庶幾正士趨而邪說息予

意夫豈偶然哉嗚呼大哉此真聖人表世之意也雖一種
不悅之徒傳襲羅良佐輩圈法己已黨人餘套必欲污辱
先正搆害先正而不敢生意者特以有所畏忌也含憾蓄
怨忍以待日及夫仙馭已遠歲月稍久遂乃羣起雀躍乘
時跳踉搆捏之醜蠱之又從而粧撰之嗚呼尚忍言哉惟
我聖祖十年冰天嘗膽勵志首延先正置之賓師之位風
雲之感魚水之契雖昭烈之於孔明無以加矣囊封萬言
筵席密勿一則大義二則大義竭心對揚忘身圖報之誠
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亦將有辭於天下後世而今反請
虛聲而應之詐偽而濟之者無乃沿襲句賤詐延廣狂之

說而然耶果如其言則聖祖於先正言：見欺天札之密
諭韶表之別恩及於一虛偽之人耶斯文陽九世事變嬗
其徒寔繁勢益鴻張徒知報復於今日不思顧憚於先朝
阿其所好請復官爵則曰此非先王之本意急於構捏請
黜院享則又曰此非先王之本意先王本意渠何敢揣為
此放肆無嚴之說耶二十五日還給

姜祖烈疏對范甲

九日幼學姜祖烈疏曰惟我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我朝
之朱某也五賢之嫡傳一國之元氣三朝之知遇非常八
路之尊慕彌深雖在婦孺皆知為百世大賢我先王明並

日月知人則哲粵自甲戌深懲己巳之事先躬道峰之享
次舉華陽之祀四字 御筆永揭奎壁之篇十行宸教極
嚴苗莠之分陵草未宿鍼矢交發一二悖疏已極寒心范
甲凶疏誣辱罔極未乃以道峰黜享肆然陳請噫此輩劫
齒腐心以待今日報復先王立幟黨論遂以怨先王之心
脅我 殿下其狠懟先王壞亂斯文之罪可勝誅哉伏願
亟治范甲等慢先王害先正之罪還叔尹極父子毀院滅
板重修之命云云

尹聖時疏右范甲

十日獻納尹聖時疏曰道峰並享之論始備於丙子儒疏

伊時儒臣章甫爭言不可故相臣尹趾善疏有曰道峰設
置以來後賢道德可以共享者固非一二先輩長者無他
升配意非偶然又曰配享書院之舉臣亦以為不可云甫
則先大王以論議不一姑寢為批科賊李聖輝為院任一
夜之間汲潛享因囑廷紳以既以並享難於更撤之意
曲為陳達而聖教以然則置之可也故因仍餽會則其人
之賢否姑捨勿論事之苟艱莫此為甚云云

會盟祭

十二日 上學世世身行會盟祭 誓文略曰噫嘻老賊
敢干朝紀魯家晉卿逆居三事方予尸皂已懷不利侮予

新政顛弄神器祖峻其孫父縱其子族戚根盤黨與其置
太初是倣永貞敢擬暗啖大將易置副帥約日陳兵圖撼
天位推戴密議狼藉掌宇廣聚銀貨陰締婦寺三手凶謀
次茅並試赤箭箴鶴玄服褻七視予如奕至草矯旨庭班
倏撤一唱千堆駭劄夜八操劫惟意喉凶肆亂莽操溫懿
天方悔禍人自投匭云云質彼蒼穹誓此白水舊德雲仍
新造班次與同休戚靡替終始苟渝此盟神降鑑止

聖時製

教東城君睦虎龍書略聖人開自新之圖不保既往王者
懋必報之績式有其常幸有元老之泣籲既得擎日而扶

天七臣之奮陳亦幾折距而拔釘惟卿錢世儀之滿腹精神始托凶黨李景略之臨門痛哭終效誠忱密察頓呻如八虎穴而得子間疑吐唾或遭蜂目之猜人肆策勲為輸忠奮義扶社功臣三等勲閣紀形奚嫌涅面之舊賤盟府留卷實多筆心之新功

李巨源製

親臨頒輟教書藝文提學李肇製錄勲都監堂上李肇李師尚郎廳李世德監校卽沈維賢監造官吳彥曹奉血官承旨朴熙晉讀誓文官司果尹述執樽官校理吳命新知製教李巨源都承旨李世寂左承旨任舜元右承旨宋成明左副承旨呂必容同副承旨洪重禹記事官尹容申致

雲世第奉書官弼善柳萬重奉血官文學宋寅明書寫官

忠儀柳星章功臣嫡長申聖夏

平川君琬子

金聖夏

清城君金錫曾孫

崔鐸疏

四道儒生崔鐸等疏略宋時烈特一斯文之賊耳俎豆之享因循而到今則辱朝廷而羞山林當何如也臣等先陳喬岳黨奸毒正之罪次論以鎮以私蔑公之失以為邪說者之戒伏願特降明旨先正喬岳之罪次撤濫享之典云云

疏廳通文

十五日疏廳通文曰噫嘻痛矣此何時耶斯文墜矣世道

喪矣自先大王奄棄臣民時輩之乘機攘臂甘心我尤菴
老先生者無所不有今范甲等至請院享之予黜有令稟
處之教云作胄柄國聖像斷絕已已慘禍兩賢黜廡聖賢
榮辱與世道相関則今我先生之見黜於宵小在先生何
損而斯文之辱士林之痛如何哉業欲一疏痛下而姑待

范澤等疏批十八日齊會于典醫監發通

洪允輔安允謙
柳愈柳彥鏡韓

翼昌金燦南
直閔閔百昌

府啓

二十一日執義李真淳啓金礪遠竄任敬嚴鞫並依啓
又啓功臣嫡長名在朝籍而無故不參會盟人捧現告拿問

勘罪依啓 會盟祭不參現告李顯祿尹鳳儀具鼎勳姜
啓溥權吳朴師益李命熙尹得仁金昌發並竄金礪靈巖
遠竄

禮曹回啓

禮曹判書李肇啓金范甲疏有令該曹稟處之命道峰書
院即先正臣趙先祖所享專祀獨享事禮固重而頃年一
番人乃以宋時烈並享故相臣尹趾善陳疏請寢先朝允
從則科獄罪人李聖輝一夜之間汲之入享喉司以已並
享陳達則以然則置之為教本旨所存亦可仰認公議既
設不可仍置崔錫恒曰故相臣宋時烈道德人品姑置勿

論尹趾善陳達即下依允儒生汲二陞村政院費辭啓稟
有置之：教公議不滿可知士論既散似不當仍存矣
上曰依為之又啓曰李喬岳名為師訟下不是異事疏語
不至大段別無可罪置之何如上曰依為之

郭鎮緯疏下范甲誣讞

二十三日京外儒生郭鎮緯疏曰伏聞范甲鐸等以先正
臣宋時烈道峰黜辱相繼投疏嗚呼我先王丙申處分
自是金石之案丁酉批旨實為日星之訓殿下其忍忘諸噫
范甲等矯誣之辭皆從良佐所錄悖說中出來噫兩先正
道學之純正時命之窮厄前後一揆同當齊昭其意有在

先正之所勉於孝廟不外乎誠正之學故孝廟嘗曰
明天理正人心與我共此者捨卿其誰所謂實地上事業
無以加此彼所謂假冒也虛聲也非渠之言乃尹極父子
之言也噫甲乙羣兇構罪先正殆無餘地而大義之說
終不敢斥毀今彼輩倡為鑄黨之所不言嗚呼朱子孔孟
後一人耳時烈一生尊信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今范甲輩
反謂之憑藉朱子渠輩之所尊信非他人也而虛假憑藉
等說筆之於辛酉書矣至於顯廟初不思追報云者已
友大喪之初汝何首進排軋之疏禮訟俄作而跡益崎危
緩畢山陵蒼黃去朝又何可展布其四體乎庚申再起無

一言及大義云者先正之歸自長鬢只依程子西監之義
黽勉造朝而如辛酉進修之劄癸亥世室之疏丁卯論事
之章無非此義其書昭載文集范甲輩獨無眼孔可以見
此乎若金塗碑文則其宗社之計云者乃塗筵對之語蓋
其狀德備矣而至於主和一事則曰雖知大義之有截而
惟保全君父是急他不暇顧其心可謂戚矣稍解文理者
亦可見其微隱也至於丑周教之議婚於俞相基也丑極
百計沮戲乃以族誼為托至為朱子不足法之說夫異姓
九寸之有害於結婚載於典禮乎在於國制乎其所謂固
結勲戚者亦在其人之如何趙如愚宋之宗勲也朱子樂

與之寅協未嘗以勲戚自貳先正當日之所與皆是戚里
中善類苟存社稷望重士類則豈可以身居勲戚輒拒絕
之乎况所謂馴致辛丑釀成丙申者先正之沒今既四十
年伊來翻覆初非先正所知則末後事何干於先正而
彼輩之說每出於此與向來慶濟之疏同一心腸至於壽
而康之說胡不取觀其時館學疏乎若兩儀一星之云宣
舉一人之身前後分作兩截則當廢而廢當貶而貶無在
乎天壤之相懸也至於宣卜之稱乃渠江都時自名也俘
虜之說木川儒之言也花赤之云者柳壽芳之言也忍人
之說已詳於金鎮望之疏所謂羅相檜相腐魚作冑等說

皆是良佑手分世界中現化出來者蓋故相臣金壽恒一生尊信先正進退禍福無不與同良佑即壽恒婦弟宣舉之門人也每欲交構兩好而終不得售於壽恒之生前後乃貽書諸甥做作無根之語終使肯馳先正之門鐸所疏謂苗脉之語非金昌翕之書乃昌協之書也其書數千語下破良佑之言而有曰好事者從而附益而曉焉來示數語雖有苗脉要皆此類又焉足為先人不誠服之證哉鐸輩截去首尾翻其本旨而欲以為之證告君之辭何若是誣罔也至於狗犬之說鐸家在狗洞故因所居而謂之狗尹假使尹鐸居龍洞亦將稱之曰龍尹然鐸之行本

狗窺之不若則狗犬之稱在鐸真箇着題語耳范鐸輩顧何挨逼痛迫而有此分疏誠可異也況且雌狗等說先正文集元無是語噫先正之禍實出鐸黨彼輩血脉本與鐸賊流通故語意之節符合自其祖宗而已然已酉之書與庚子論禮之心同意辛酉之書與己巳牋賢之啓同語等之說又全用慶濟舊語渠輩傳鉢一印心跡甘為賊鐸之真種子嗚呼先大王丙申處分達天地質鬼神而彼輩乃曰一時之教欲歸之於積年沈痼中浸潤之愬此非特斯文亂賊實誣先朝之罪人也至於永貞行即唐臣韓愈譏當時小人之作當甲乙鐸黨盤據先正之咏其詩

實君子傷時憫俗之意若以此律之以譏訕則韓文公當首被其誅矣至於尹聖時疏尤有所不然蓋太學請享既出於甲戌而回啓於乙亥舉行於丙子陞享於正月十二日而尹趾善之疏十五日乃入故政院既已舉行之啓乃在十六日則聖時乃謂之一夜潛享何所據而發耶向者豈疏之稟處也為大臣者乃敢曰非先大王本意彼獨非臣事先王乎戴天履地立於人世而言三而背馳於先朝事三而求異於先王自以為得三而莫之懼如范鐸輩亦何足言伏願收還稟處之命仍治范鐸等之罪治疏將上間昨因李肇陳請大臣敢請黜享云噫嘻此何事也伏乞特降反汗之命因治相臣之罪又斥喉司之阻

塘 政院李世叡朴熙晉呂必容宋成明措辭捧入

二十六日生負金燦等疏曰伏見斯文之變不勝憂憤之忱畧陳下暴之章竊自附扶正斥邪之義島配之律及於疏頭遠配之罪又及於昨年末撤之疏頭臣等俱以前後同事之人倖追應被之罰亟降明旨均治其罪還給

道峰黜享

二十八日道峰黜享時迎奉人閔鎮享李顯純李顯行柳愈洪允輔李海老尹暉洪彥明洪彥博金德一宋殷孫金致福洪啓禕洪啓佑李翊周李顯謙顯恒尹德新李德濟具聖希尹鳳陽金燕佑權徽韓以協尤菴外孫權以鎮尹

周教等埋安于後麓痛哭而歸黜享齊任朴弼顯尹尚通
金范甲洪啓一李德鳳

俞崇康津邊配李義宗鐵山邊配

錄原從切

錄原從功臣一等趙恭考等三百九人二等崔時大等六
十三人三等睦福星等甲賤不錄錄勲堂上李肇李師尚即廳
李世德監校勲都沈維賢監造官吳彥胄

林柱極原情

三十日幼學林柱極擊錚原情仗間筵臣陳達李潛有廢
贈之命矣父溥獨漏憫恤之典均施霈澤遍及枯骨云云

引對

四月初四日崔錫恒啓曰犯逆人父子兄弟職名追奪書
院毀黜事臺啓蒙允而追奪非舊例院享尤不當追論似
當還收 上曰依為之又啓曰鞠廳罪人不過數人盟祭
已過更不設鞠不害為好生之德 上曰依為之李真儒
啓四凶父兄不無有罪功者書院撤去似好錫恒曰既以
骨之人無緣坐之法書院是士者所設非朝家所知勿論
逆賊人父兄疊設猥享查出證汰 上曰依為之

院啓

二十五日院時尹聖啓愨星樞事趙聖復事李悟事毒殺李

昭訓之宮人搜付鞠廳按覈先試之杖夫正王法並依啓
二十六日政院啓愍星樞更鞠事大臣在外不得閑坐又
啓聖復亟正邦刑事今無可問自禁府直為稟旨舉行事
知道

二十八日前執義趙聖復杖死 初八獄作詩以誓有一
死志何殊衽席安之句杖毒遍體氣息如綿但曰我則可殺
我言必行然後國事可為聞者壯之念以不全歸為不孝
以問其兄聖集以蕭太傅故事以對乃書訣其兄與其
妻曰吾死為正大屍其勿悲

禁府啓即見手本聖復受刑七次元氣太虛重得痢疾今
日卯時物故事極驚駭醫官刑吏羅卒令攸司科罪檢屍
自漢城府舉行 傳曰允

政院啓毒殺李昭訓宮人付鞠廳事無指名者尚不舉行
自內搜付正法事 傳曰查出宮人而無名故不得查出
矣院啓伏見聖復檢屍杖穀道銀釵色變青黑手足指甲
微青因以飲毒懸錄潛投藥任其自斃以元氣太虛重得
痢疾游辭掩跡驚駭莫甚月令醫官吏卒移捕廳嚴訊堂
上重推都事正罪依啓 時獄吏告以飲藥實則藥入而未及用也

右相議趙聖集事

二十九日趙聖復兄聖集藥殺聖復事囚推刑曹啓議大

臣處之事允下右相崔錫恒以為同氣至親若謀故殺則
情理絕痛故以一罪論而若聖集則不忍孤負聖復臨死
之言果使人送藥原其本情：非出謀故以法以情俱非
死罪似當依律文施行一丹似當以囚之奴婢為家長之
律勘斷而第此則受其上典之所指使與自為設計者有
間叅以情法不無可恕之道叅酌減死定配何如依議施
行

府啓

持平金始燁啓李喬岳事相師益等諸人事洪錫輔嚴刑
得情事依啓

